

830
8585

905
=293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三

師圖書

學海堂

經義述聞 尚書下

高郵王尚書 引之 著

惟時怙冒 丕冒 迪見冒 昭武王惟冒

引之謹案冒懋也盤庚懋建大命懋簡相爾漢石經懋作助君

爽迪見冒馬本冒作助顧命冒貢于非幾馬鄭王本冒作助皋

陶謨曰懋哉懋哉牧誓曰助哉夫子則三字互通也康誥曰用

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當

斷越我一二邦為句以脩我西土為句惟時怙冒為句脩我西

土猶言脩和我有夏耳怙大也釋詁曰祐厚也賈子容經篇曰

祐大福也逸周書諡法篇曰胡大也聲義與怙竝相近冒懋也

惟時怙冒言其功大懋勉也怙冒與丕冒同意君爽曰我咸成

文王功于不怠不冒不大也冒懋也言其功大懋勉也又曰乃

惟時昭文王迪見冒昭讀為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涼彼武

王耳迪用也牧誓不迪周本紀作不用見猶顯也冒馬本作勛云勉也說文勛從

力冒聲大元事首陽氣大冒昭職釋文曰冒陸注作勛勛勉也謂陽氣大勉其德以昭其職言左右文王用

顯懋勉也又曰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

逸周書祭公篇曰昭王之所冒勛與冒同傳於冒字悉訓為覆

殊失本指於康誥則又斷以脩為句以我西土屬下讀頗為不

辭又曰西土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愈與經文相

乖謬矣論衡初稟篇趙岐孟子注竝引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胡

廣侍中箴曰勛聞上帝賴茲四臣此用君爽篇語冒字作勛與馬本同蓋訓詁疏

而句讀亦舛矣

紹聞衣德言

紹聞衣德言引之謹案衣讀若少儀士依於德之依作衣者假

借字耳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為衣漢書外戚傳捷仔姪娥俗萃充依荀悅漢紀作充衣傳曰服行其德

言服行謂之衣未之聞也

別求 別播敷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引之謹案別讀先飯辨嘗毒之

辨玉藻作辯土相見禮作徧鄉飲酒禮象賓辯有脯醢注辨曰今文辯皆作徧舜典徧于羣神史記五帝紀作辯徧

也古字別與辯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傅別故書別作辯士師荒辯之瀆鄭司農讀辯為風別之別朝士有

判書故書判為辯鄭司農讀辯為別大行人以九儀辯諸侯之

命小行人每國辯異之大戴禮朝事篇辯竝作別樂記禮辨異

荀子樂論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曰辯徧也史記樂書辯

作辨一作別見集解其證也墨子天志篇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

之愛百姓別矣別亦與徧同由於也釋詁繇於也通作由大雅

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者徧求聞於古先哲王也與往敷求於

殷先哲王文義正合敷亦徧也說見敷佑傳訓由為用別求為

又當別求皆失之誥又曰乃別播敷別亦當讀為辯言引惡之

臣徧播布其私恩於民也傳謂汝當分別播布德教亦失之

應係殷民

應係殷民引之謹案廣雅應受也周頌賚篇曰我應受之襄十

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天命是應與受

同義周語其叔父實應且憎章注曰應猶受也僖十二年左傳

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管子小匡篇曰應公之賜外

且不朽楚詞天問鹿何膺之王注曰膺受也膺與應同魯頌閟

秋是膺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膺作應孟子應係即膺係也

周語曰膺係明德應係猶受係也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係之或

謂之係受召誥曰係受王威命明德應與容聲之轉臨象傳曰

容係民無疆容亦受也應與承聲相近李巡注爾雅釋洛誥曰

承係乃文祖受命民承亦受也傳乃曰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

受殷之民衆戾於經文矣

劓刑人 劓劓劓黥

非女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傳曰劓截鼻劓截耳正義曰

劓在五刑為截鼻而有劓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劓

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元以臣從君坐之刑此鄭尚書注

意然否未明或以為周易注案周易集解引鄭注云離為槁木

坎為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不云臣從君坐之刑或說

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刑而不在五刑之類呂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注爲刳劓黥正義引鄭注曰刳斷耳劓斲鼻劓謂椽破陰黥爲羈黥人面引之謹案古人唯軍戰斬馘斷耳以獻其於刑法則否呂刑五刑但有墨劓剕官大辟秋官司刑同而剕作刳掌戮墨劓官刳之外有髡而無斷耳之刑左氏春秋傳言刳者五莊十六年刳強鉏十九年遂自刳也僖二十八年刳鍼莊子文十八年乃掘而刳之成十七年刳者一昭十三年初學記政理部引慎子說刑有黥劓刳官無言刳者說文联军法以矢貫耳也引司馬法曰小罪眡中罪刳大罪到以矢貫耳僖二十七年左傳所謂貫三人耳也亦非斷耳之刑噬噍上九雖有何校滅耳之文然集解引鄭注曰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是滅

耳者耳爲校所滅沒非謂斷耳也易凡言屨校滅趾噬膚滅鼻過涉滅頂皆取滅沒之義不足爲刳字之證則當作刳字形相似而誤也因九五劓刳虞注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刳正與康誥劓刳同義楊雄廷尉箴曰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刳是劓卽本於康誥也鄭注康誥曰臣從君坐之刑則字當作刳蓋僖二十年八年左傳刳鍼莊子正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刳劓亦刳之譌說文斲字注引書曰刳劓斲黥是許氏所見本正作刳也夏侯等今文尙書作臄官劓案臄爲去膝蓋與刳同類故今文作臄古文作刳猶剕辟之刳今文作臄周官作刳也若作刳字而訓斷耳則與臄義不相當矣且殺戮無辜大辟也刳剕辟也劓劓辟也劓官辟也黥墨辟也爲刑凡五故曰五虐之刑此正

五刑之所從出若作則則遺荆辟矣漢世稱述尚書者多矣史記兩漢書及諸子書絕無言則者則蓋譌字也自則譌作則而說經者遂有斲耳之訓於是說文刀部列入則字而字書韻書及尙書音義皆承用之矣廣雅亦曰則斲也斲也然試問尙書以外會有他書言則者乎其誤可想也

泯亂

家大人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泯泯焚焚傳曰泯泯爲亂是也此傳訓泯爲滅失之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引之謹案于猶越也與也連及之詞夏正傳曰越于也廣雅曰越與也大誥曰大誥繇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做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

德事是連及之詞行道也言告汝德之說與罰之道也傳曰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失之

遠乃猷裕 告君乃猷裕

用庫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甯不女瑕玼引之謹案當以遠乃猷裕爲句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遠乃猷裕卽遠乃道也君奭曰告君乃猷裕與此同乃以民甯不女瑕玼猶云乃以殷民世享耳傳斲裕乃以民甯爲句則不辭矣又案猷由古字通道謂之猷裕道民亦謂之猷裕上文曰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皆是也解者失其義久矣

女典聽朕誌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引之謹案此雖訓慎然解
 為常聽我慎則文義未明今案廣韻此告也言汝當常聽我告
 汝之言毋違犯也猶庠誥曰聽朕誥女誥亦告也上文曰其爾
 典聽朕教文義亦相近教亦告也上文曰文王告教小子多方
 曰我惟時其教告之是也上文又曰厥誥庶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誥此猶誥告也多方曰誥告爾多方是也廣韻此告也之
 訓始尚書舊注與

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酒誥勿辯乃司民酒于酒傳曰辯使也勿使女主民之吏酒于
 酒家大人曰辯之言俾也平也書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馬融本俾之辨辯俾聲近而義同俾亦使也洛誥平來以圖傳

訓平為使

今本作倅賈昌朝羣經音辨曰平使也引書平來以圖蓋舊本如是爾雅平作倅

平辯亦聲

近而義同猶平章百姓之平通作辯也

詳見前平章百姓條下

墨子尚同

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
 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辯亦使也古人自
 有複語耳廣雅之訓多本先儒其釋詁亦曰辯使也小爾雅與
 廣雅同蓋馬鄭尚書注訓辯為使廣雅小爾雅及此傳皆承用
 之耳後人不知酒誥之辯聲義與俾平字同於是或訓為治而
 以勿辯乃司為句或訓為說而以勿辯為句古義失而句讀亦
 舛矣

厥亂為民 亂為四輔 亂為四方新辟 厥亂明我

新造邦 厥亂勸甯王德 亂謀面用丕訓德

引之謹案率詞也湯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之類是也詳見釋詞字通作亂梓材厥亂為民論衡效力篇引作

厥率化民為者化之借字為與化古皆讀若訛亂者率之借字也亂字古

音在元部率字古音在術部而率字得通作亂者古元術二部

音讀相通若今文尙書呂刑其罰百率古文尙書率作𨔵見秋官職

疏是其例也考工記甬人欲其窳也鄭司農云窳讀為苑彼北

兀聲兀讀若負瓊從負聲或作瑠從喬聲又作琠從旋省聲從負聲或作鑄從喬聲趨從負聲讀若緇皆元術二部之相通

也又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緇衣鄭注

引古文尙書君奭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甯王

德厥亂勸甯王德者厥率勸甯王德也維誥曰亂為四輔率為

四輔也又曰亂為四方新辟率為四方新辟也今文尙書立政

曰亂謀而用丕訓德見隸釋漢石經尙書殘碑率謀勛用丕訓德也面讀為勛說見

召誥面稽天若下下文率惟謀從容德文義正相合也亂與率同皆語

詞而無意義解者輒訓為治失之矣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

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正義不解效字引之謹案廣雅效

考也謂王其稽考邦君與御事者其教命果何用也傳云效實

者考實也楚辭九章弗參效之言校校亦考也齊語合羣變比

校民之有道者賈逵注曰校考也見文選長楊賦注

惟其陳脩

惟其陳脩為厥疆畎引之謹案陳治也周官稍人注引小雅信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五 王尙書經義述聞

南山篇維禹隲之毛詩隲作甸云甸治也多方曰畋爾田齊風甫田曰無田甫田田甸畋隲陳古同聲而通用陳脩皆治也傳訓陳爲列失之

隸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家大人曰隸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曰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則當以隸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十一字爲句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兩用字皆屬下讀用以也言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則今王當和懌先後迷民且當懌先王受命矣然所以和懌先後迷民者無他惟德耳所以懌先王受命者無他亦惟德耳故今

王惟德以和懌先後迷民且以懌先王受命也正義誤讀德用爲句曰今王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非也召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曰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亦是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九字爲句用以也亦屬下讀言所以祈天永命者德也王其以德祈天永命乎倒言之則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耳下文曰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用字亦屬下讀也正義誤讀用字絕句曰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亦非也上文已言疾敬德何須復言用德乎

越若來三月

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引之謹案越若來三月五字當作一句讀越若語辭來至也見爾雅言越若至三月也

書言惟某月惟字皆在月上此獨在月下屬丙午朏讀之以越

若來三月巳自為旬故也漢書律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今本

二語既外霸粵五日甲子其言粵若來二月猶此言越若來三

月也其言既外霸粵五日甲子猶此言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

也逸周書世俘篇文與武成篇同而傳曰於順來三月丙午朏

正義曰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皆未解尙

書文義

天迪從子係

相占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係傳曰天道從而子安之引之謹案

迪用也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子當讀為慈古字子與慈

通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教之以孝弟睦友

慈愛也緇衣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天又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天

迪從子係者言天用順從而慈係之也周語曰慈係庶民親也

面稽天若 謀面用丕訓德

面稽天若傳曰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又立政謀面用丕訓德

傳曰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引之謹案天非人比

不可以言面謀所面見之事尤為不詞所謀者事也不言事而

言面可乎今案面當讀為勛爾雅曰勛勉也說文作恂勛稽天

若者勉力上考天心而順之也謀勛用丕訓德者謀於乃事乃

牧乃準勉用大順德之人也蔡仲默不解面字之義乃以為謀人之面貌疏矣或沿蔡氏之誤解

作以貌取人而又讀丕為不謂謀面用不訓德為任用小人案

謀面用丕訓德惟言夏先王勉用大順德之人耳至下文桀德

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乃言後王任用小人不得於此遽

言之也漢石經謀上有亂字乃語詞亦非謂其謀之昏亂也古

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引之謹案不以小民非彝而殄戮之者先教化而後荆罰也用此治民乃能有功故曰用乂民若有功若猶乃也小爾雅若乃曰必有忍也若能濟也周語引書也韋注曰若猶乃也解者或以亦敢殄戮用乂民為句而訓若有功為順行禹湯所以成功某氏傳或以亦敢殄戮用乂為句民若有功為句而訓民若有功為順導民則可有功蔡沈集傳皆失之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厥民刑用勸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傳曰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家大人曰經言刑用于天下不言用法于天下也余謂爾雅刑常也言王在德元則小民常用王德於天下也引之謹案多方曰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刑亦常也言湯慎其所施之政教傳訓麗為施然後勸勉其民而民遂常用勸勉也傳以乃勸為民勸以刑為刑罰皆失之刑為久常之常又為典常之常說見爾雅則刑職常也下

咸秩無文

雒誥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又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引之謹案不在禮文則是祀典所無矣祀典所無而祀之何以異於注祀乎傳義非也今案文當讀為紊紊亂也盤庚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釋文紊徐音文是紊與文

古同音故借文為紊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殺亂也漢書翟方進傳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亦當讀無紊謂天地郊宗五時廟祧各有等差皆次序之無有紊亂也孟康注曰諸廢祀咸秩亡文統上天地郊宗五時廟祧言之非謂諸廢祀也孟說非風俗通義山澤篇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為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也謂所視者由公而侯而伯而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

予惟率隸矜爾

多士予惟率隸矜爾傳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女正義曰此故解經中隸字家大人曰率用也周頌思文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毛傳率用也隸緩也

莊二十二年春秋隸大胥杜注曰赦有罪易稱赦過宥罪書稱胥災隸赦傳稱隸胥圍鄭皆放赦罪人盪滌宥故以新其心又注襄公九年傳隸胥圍鄭曰隸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也予惟率隸矜爾者言我惟用隸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隸二字連讀下文天惟界矜爾界矜二字亦連讀不復迪簡在王庭也傳說失之

小人之依 鞠子哀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引之謹案依隱也古音微與殷通故依隱同聲說謂知小人之隱也周語勤恤民文衣依也白虎通義衣者隱也隱韋注曰隱痛也小人之隱即上文稼穡之艱難下文所謂小人之勞也云隱者猶今人言苦衷也傳曰知小人之所依怙如此則經文當增所字矣且下文曰舊為小人爰知小人之依以

其為小人之隱衷故身為小人備嘗艱苦乃得知之若僅云稼穡為小人之所依怙則亦易知耳何待為小人而後知哉傳釋則知小人之依則以為依稼穡釋爰知小人之依則以為依仁政同一小人之依而前後異義益昧於古訓所以說之多歧也古聲哀如依故依亦作哀康誥曰兄亦不念鞠子哀言不念稚子之隱也傳曰不念稚子之可哀蔡傳又曰不念父母鞠養之勞案經曰鞠子哀不曰鞠子可哀則傳說非也釋言曰鞠稚也顧命無遺鞠子羞與此鞠子同則蔡說亦非也

惟正之共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共唐石經以下俱作供茲依後漢書鄧暉傳注所

引改傳曰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眾國所取法則當以正

這供待之故又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為正之共傳曰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引之謹案傳說於文義未安以猶與也

見釋詞正當讀為政其奉也見甘誓傳今本甘誓共作恭後人所改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

耽樂是從則怠於政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惟與庶邦奉行政事故曰以庶邦為政之共言惟政是奉也以萬民惟正之共亦

謂與萬民奉行政事也楚語引此作惟政之恭恭者共之借字後漢書

鄧暉傳注引尚書無逸曰以萬人唯政之共政字與東晉古文不同蓋出馬鄭本

人字則唐人避諱也是其明證傳解正為正道為正身始不識古人假借

之例至宋蔡仲默以正共為常貢正數則誤益甚矣

違怨

民否則厥心違怨正義曰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家大人曰
違亦怨也不當上下異訓廣雅曰怨悱悱恨也悱與違同班固
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注曰違恨也邶風谷風篇中心
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猶厥口
詛祝詛與祝同義耳

我道惟甯王德延

傳曰故我以道惟安甯王之德謀欲延久釋文我道馬本作我
迪引之謹案作迪者原文也作道者東晉人所改也尙書迪字
多語詞詳見釋詞上文曰迪惟前人光立政曰迪惟有夏此云我迪
惟甯王德延迪字皆語詞也後人或訓爲蹈或訓爲道皆於文
義不安此句迪字既誤解爲道遂改迪作道以從誤解之義顛

矣幸有馬本猶得考見原文耳

巫咸又王家

引之謹案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
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尙書道殷家大甲帝武丁也於民
臣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尙書道殷臣有巫咸
有祖已也據此則巫咸當作巫戊巫戊祖已皆以生日名也白
虎通用今文尙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
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爲咸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引白虎通已誤作咸不然則咸

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以爲生日名子之證乎漢書古今人
表巫咸亦當作巫戊漢書多用今文尙書也今本作咸亦後人
所改

則商實百姓王人 閱實其罪

引之謹案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是可為語詞實亦可為語詞

詩凡言實方實苞實墉實壑之類皆語詞也君奭天惟純佑命

則商實百姓王人堯典傳曰百姓百官也莊六年春秋王人子突救衛杜注曰王人王之微官也罔不

秉德明恤實語詞商實百姓王人商百姓王人也解者或以則

商實百姓為句某氏傳或以則商實為句蔡沈集傳皆於文義未安又

呂荆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實亦語詞閱實其罪閱其

罪也閱當讀用說桎梏之說蒙卦釋文說吐古字閱與說通風

谷風篇我躬不閱襄二十五年左傳引作我躬不說說者解釋也上言赦下言說其義一

也百鍰既納則釋其罪經義較然甚明解者乃云檢閱核實其

所犯之罪正義非也此以赦罪言之與上文其審克之異義

滅威

有殷嗣天滅威傳曰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亾加之威

家大人曰天滅二字連讀則與威不相屬傳義非也廣雅曰威

德也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棗謚言天德輔誠也是古

者謂德為威有殷嗣天滅威者有殷之君繼天出治而乃滅德

不務所以喪亾也桓二年左傳曰滅德立違

咸劉厥敵

引之謹案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伐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

相近故君奭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咸劉皆滅也猶言遏劉虔

劉也周頌武篇曰勝殷遏劉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坐杜注曰虔劉皆殺也逸周書世俘篇及漢

書律厯志引武成篇竝云咸劉商王紂與此同解者訓咸為皆

夫其義也咸與滅古字通文十七年左傳曰克滅侯宣多昭三
十六年傳曰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滅史記
趙世家曰帝令主君滅二卿皆謂滅絕也說見後克滅侯宣多下

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傳曰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亾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家

大人曰經云以予不云以予言否訓為不不訓為不可不戒增

字以解經非其本義也竊謂以猶與也見召南江有汜箋鄉射禮注鄉射注又曰今文

以為言女尚其克敬且與予共監於殷之喪亾也否不善也宣

十二年左傳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范望注大元積初一日否

不善也監於殷喪大否者監於殷之喪亾皆由大不善也

罔不率俾 惟受責俾如流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

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見魏志武帝紀注引之謹案經以率俾連文鄭

訓率為循俾為使而於循下加度字使上加可字殆失之迂矣

今案爾雅俾從也罔不率俾猶文侯之命言罔不率從也海隅

出日罔不率俾猶魯頌言至於海邦莫不率從也此言海隅出

日罔不率俾大戴禮少閒篇曰出入日月莫不率俾盧辯注俾使也亦誤

五帝德篇曰日月所照莫不從順義竝同也俾之言比也象

傳曰比下順從也比與俾古字通故大雅克順克比樂記作克

順克俾小雅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又秦誓惟受

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正義釋俾如流曰使如水之流下家大人

曰但言受責則過之改與不改尚未可知不得言使如流也余

謂俾者從也受責從如流者受人責而即改其過從之如流水也成八年左傳從善如流即其證傳曰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使如水流下則猶為近之但未訓俾為從耳

義民 鳴義

家大人曰說文曰俄行頃也

頃與傾同說文又曰義從我我頃頓也我義俄古並同聲

小雅

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傾貌廣雅曰俄哀也古者俄

義同聲故俄或通作義立政曰謀面用丕訓德

或讀丕為不非也辨見召誥面

稽天若下

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義與俄同哀也言夏先王謀

勉用大順之德

面讀為勛勛勉也說見召誥

然後居賢人於官而任之則三

宅皆無傾哀之民也呂荊曰鳴義姦宄奪攘矯虔義字亦是傾

哀之意馬融注曰鳴輕也鳴者冒沒輕儻義者傾哀反側也大

戴禮千乘篇說司寇治民煩亂之事曰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

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媿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

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謀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貨盜義

媿賊閒謀讒貨皆是寇賊姦宄之事義即鳴義姦宄之義也管

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人用國事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

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眾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

其蔽主者多矣是大義即大姦也傳於義字皆訓為仁義之義

其不可通者有三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則善人在位矣何乃三

宅反無善民邪其不可通者一也三宅即上文之宅乃事宅乃

牧宅乃準傳解為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以為無義之民大罪宥

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以及下文三有宅三宅宅心

是書經解 卷之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皆謂居惡人此不特與上文宅乃事云云不合且與下文則克宅之句相反矣其不可通者二也鳴義姦宄解為為鳴梟之義夫鳴梟惡鳥何義之可言其不可通者三也鄭注訓義為良善而曰盜賊狀如鳴梟鈔掠良善亦不得其解而為之辭經但言義不言鈔掠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

傳曰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正義曰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引之謹案刑罰與暴德文義不倫傳說非也今案爾雅刑法也法謂之刑法之亦謂之刑周頌烈文篇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箋曰卿大夫法其所為也此刑暴德亦謂效法暴德也效法暴德之人所當屏之遠方弗與共國今乃進用之使同治其國故

曰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也此云刑暴德下文云習逸德文正相對

以竝受此丕丕基

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傳曰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竝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引之謹案古聲竝替相近

詳見井卦王明竝受其福下

竝之言替也徧也武王徧有天下故

曰替受此丕丕基井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替受其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謂眾賓與主人替受其福也

詳見竝受其福下

傳乃謂君臣竝受大業丕丕之基豈人臣所有

耶

在我後之人

顧命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傳曰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家大人曰經文在字若不得其解則與上句義不相屬故傳於在字之上加傳王業三字以聯屬之然經言在我後之人不言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增義以解經非其本指也今案在謂相顧在也言先王命建侯樹屏以顧在後世子孫也吳語曰魯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即此在字之義襄二十六年左傳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義亦同也下文曰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亦謂相顧在也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曰安爾

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引之謹案傳訓綏為安讀綏爾先公之臣絕句非也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當作一句讀綏讀為綏綏繼也繼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綏與綏古通用亦通作蕤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綏當為綏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綏當為綏讀如冠蕤之蕤爾雅曰綏繼也漢書律厯志曰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皆其證也

臚宮劓割頭庶剝

呂刑則劓劓黥堯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臚宮劓割頭庶剝引之謹案宮劓割當作宮割劓太平御覽刑法部宮割下引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

勢也此卽訓釋甫刑之詞今文尙書呂刑作甫刑蓋宮割皆是注刑割字

卽在宮字下故書緯隨宮字解之若在劓字之下則與宮字不

相連屬不得如此訓釋矣白虎通義說五刑曰割宮在其中刑

者也盧氏紹弓所得小字舊本如是俗本脫此八字割宮當爲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

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此下亦當有割者二字此釋宮割二字之義皆

用書緯文也後人以今本尙書有宮無割故刪割者去其勢也先言宮而後言割亦依甫刑宮割之文而解之也列

女傳貞順篇曰士庶人外淫者宮割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臏

墨劓刑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

科條二千謂劓墨宮割臏大辟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皆本甫

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劓宮割乎曰不然尙書大傳曰決關

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

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秋官司刑注引亦卽依甫刑

臏宮割劓之文爲先後之次是臏字當在宮割之上劓字當在

宮割之下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割後

則但言宮辟宮罰也

王氏尙書後案曰臏宮劓割頭庶劓者臏卽刑割頭卽大辟庶

劓卽墨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熏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注庶

讀如藥者之煮司刑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言刻額爲

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劓也引之謹案王氏

不知割字本在宮字下而誤以割頭二字連讀其說庶字之義

尤爲穿鑿今考御覽刑罰部黥下引尙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笞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 王尙書經義述聞

王尙書經義述聞

王尙書經義述聞

人頹也黥者馬羈笮人面也今本御覽笮誤為竿酉陽雜俎黥

刑用刀鋸其次用鑽又引鄭注曰涿鹿黥皆先以刀笮傷人墨

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今本刀墨之民脫刀字之誤

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涿鹿涿古讀若獨涿鹿疊

韻字也逸周書史記篇皆阪泉氏徙居至干獨鹿獨鹿即涿鹿

周官壺涿氏故書涿為獨左傳齊顏涿聚晏子春秋外

篇作顏燭鄒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趨漢書古今人表作顏燭雜

涿字古讀若獨釋名頭獨也於庶則鹿之譌耳草書鹿字作庶

農殖嘉穀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傳曰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家大

人曰農勉也言勉殖嘉穀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言三后之恤功于民非言其效

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使后稷播種務勤

嘉穀文皆本于呂刑務勤嘉勉殖之謂也廣雅曰農勉也襄十

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力猶

之轉管子大匡篇曰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此皆古人謂勉

為農之證

惟訖于富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傳曰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

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引之謹案訖竟也終也富讀

曰福謙彖傳鬼神書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郊特牲曰富也者

踐阼篇勞則富虛威福相對為文洪範亦曰言非終于立威惟

是青經解卷之三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庚申補刊

終于作福也訖于福者下文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其義傳以貨賂釋富字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擇言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引之謹案擇讀爲斲洪範彝倫攸斲鄭注訓斲爲敗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說文擇敗也引商書曰彝倫攸斲擇古音竝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言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表記引作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女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口無敗言身無敗行也說尙書禮記孝經者多以爲無可擇始以迂回失之太元元規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

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然則邪侈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邕司空楊公碑曰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擇言與失行竝言蓋訓擇爲敗也此又一證矣

庶有格命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傳曰庶幾有至命正義曰鄭元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引之謹案格讀爲嘏格命嘏命也逸周書皇門篇用能承天嘏命爾雅曰嘏大也君奭曰其集大命于厥躬與此同義庶有嘏命者言庶幾受祿于天保右命之尊大之則曰嘏命耳古字格與嘏通士冠禮孝友時格鄭注曰今文格爲嘏少牢饋食

禮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為格是也訓登訓至皆失之

雖休勿休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引之謹案休喜也休與畏正相反言事雖可畏汝勿畏事雖可喜汝勿喜惟當敬用五刑以成三德也喜與休一聲之轉周語為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楚語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說見後我心則休下休為喜樂之喜亦為喜慶之喜爾雅曰休慶也召誥曰無疆惟休亦無疆為恆是也傳皆訓休為美疏矣

輸而孚

獄成而孚輸而孚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正義曰輸寫也下而為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以告於王引之謹案成與輸相對為文輸之言渝也謂變更也爾雅渝變也廣雅輸更也獄辭或有不實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所謂平反也獄辭定而人信之其有變更而人亦信之所謂民自以為不冤也故曰獄成而孚輸而孚隱六年左傳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公羊穀梁渝作輸秦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謂變渝也是輸與渝通豫上六曰成有渝是渝與成相反先言成而孚後言渝而孚取相反之義也傳謂輸汝信於王則與上句文義不倫殆失之矣

哲人惟刑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傳曰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

聞於後世引之謹案如傳說則刑上當增用字文義乃明始非也哲當讀為折折之言制也折人惟刑言制民人者惟刑也

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引作折則刑 上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傳曰伯夷下典禮

教民而斷以法墨子尚賢篇引作哲民惟刑折正字也哲借字

也 上文哀敬折獄困學紀聞卷二引尚書大傳作哀矜哲獄哲亦折之借字 哲人惟刑猶云折民惟

刑耳

五極

屬于五極傳曰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正義曰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家大人曰上文五辭為五刑之辭五罰為五刑之罰五過為五刑之過則此五極亦謂五刑之中也上文曰故乃明于刑之中又曰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皆其證傳以為五常之中

正則大而無當矣

未就予忌

秦誓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傳曰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

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引之謹案傳以則曰未就予五字

連讀而以忌字別為一句文義未安今按說文引此忌作基基字

引周書曰來就基基即未就予基之譌 廣雅基意志也 今本志字誤在意上辨見廣雅疏證 廣韻基

志也 見去聲七志 誓與基同未就予基者未就我之志也謂穆公志

在襲鄭而蹇叔不肯曲從當時憎其未就已意故云則曰未就

予基今之謀人曲從其意是就予基者也當時誤親信之故云

姑將以為親云未就予基則疏遠之可知云姑將以為親則喜

其就予基可知作忌者字之假借耳

我尙有之 我皇多有之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傳曰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家大人曰有之謂親之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王風葛藟篇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言他人不我親也小雅四月篇曰盡瘁以仕甯莫我有言我盡瘁事國而王曾不我親也下文曰惟戡戡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亦自悔其親佞人也上文曰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是也傳皆以為有無之有失之

冒疾以惡之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家大人曰惡字若讀為好惡之惡則與冒疾意相複惡當讀為誣說文誣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作

誣烏路切云相毀也說文作誣漢書衡山王傳注曰惡謂讒毀

之也是誣惡古字通以猶而也

古者以與而同義說見釋詞

言嫉妬人之有

技而讒毀之下文云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義與此同也傳

疏及大學疏皆以惡為憎惡失之襄二十六年左傳大子痤美

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

惡之謂讒毀之也下文云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

昭二十

七年傳卻宛直而和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皆謂讒毀之

也呂氏春秋韓子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為惡

亦尙一人之慶

邦之机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引之謹案高誘

注淮南覽冥篇曰尙主也尙與由相對言主一人之慶也傳以

尙為庶幾文義未協大學引秦誓曰尙亦有利哉尙亦當為亦

尙說見後尙亦有利哉下今秦誓作亦職職尙皆主也與亦尙一人之尙正同義

伏生尙書二十九篇說

或問於引之曰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讓大常博士書亦曰大誓後得然則大誓非伏生尙書所有伏生尙書當止二十八篇矣而史記儒林傳言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尙書正義為之說曰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大誓出而得行人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近代朱彝尊作經義考又謂伏生二十九篇宜以百篇之序當其一此二說者孰是與孰非與曰皆非也伏

生本書有大誓故謂之二十九篇何待益以民間所獻而篇數

始足哉二十九篇皆經文又何待并序計之哉曰伏生本書有

大誓此說亦有據乎曰有董仲舒對策在武帝即位之七年是

時民間猶未獻大誓也別錄曰武帝末獻而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對

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

復哉顏籀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

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又曰今文大誓流為鵬鵬摯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

元云烏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又曰至於五

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為鵬鄭注曰鵬當為鴉鴉鳥也書說曰烏有孝名引之案馬鄭傳古文者而皆作鵬則作

鵬者孔壁古文大誓也其史記所載董仲舒傳所引書說所解皆作烏則伏生今文大誓也鄭注古文大誓曰鵬當為鴉鴉鳥

也則又以今文說古文也若伏生書無大誓仲舒安得而引之或曰董仲舒春秋繁露同

類相動篇引尚書傳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
特之蓋說大誓之文而對策引書作復哉復哉復茂聲同而字
異引書既與尚書傳不符則非今文尚書矣又史記周本紀白
魚躍入王舟中索隱云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
大誓文選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
取出涖以祭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說赤烏白魚事其文多同
大誓然則仲舒對策引書安知非逸周書與尚書中候何必大
誓也曰此說非也復茂二字古音同在幽部又皆唇音何不可
通之有尚書傳作茂此作復者伏生尚書之別本也正如大傳
述大誓乃鼓鼗諫而後漢書作鳧藻耳不得謂之不符若以仲
舒所引為出尚書中候及逸周書則尤非事實緯侯之書作於
成哀之後當仲舒時不得有尚書中候仲舒無由引其文先秦
兩漢之書引逸周書之文或稱逸周書或稱周書無單稱書者
仲舒所引稱書曰而不稱周書曰其為見行之尚書而非逸周
書明甚曰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及徐幹中論法象篇引逸周
書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潛夫論救邊篇引逸周書凡彼聖人
必趨時皆但稱書稱書者何必非逸周書也曰潛夫論引凡彼
聖人必趨時正作周書曰諸本皆有周字未嘗但稱書也中論
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與左傳文同杜注左傳以為逸
書蓋尚書逸篇之文也若逸周書常訓篇慎微以始而敬終乃
不困與左傳中論所引字多不同則中論出於左傳左傳又別
有所出而非取之逸周書故不云周書也劉向以逸周書為孔

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攷其書有大子晉篇晉為周靈王大子靈
王二十二年晉嘗諫王是年魯襄公之二十四年也而大子晉
篇有告晉外事則在晉既歿之後篇未又有孔子聞之曰惜夫
殺吾君也之語見於風俗通潛夫論則又在孔子後矣其書多
涉陰謀故陳振孫以為戰國時人所為大子儀引書事在襄公
二十五年其時周書尚未出不得謂所引出周書也然則單稱
書者非逸周書矣且仲舒對策引書者二一引書云茂哉茂哉
顏注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一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
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顏曰今文尚書大誓之辭二者
皆當時尚書所有故皆稱書曰若所引白魚云云是逸周書正
當表之曰周書以別於上文所引不當同稱書也試再以仲舒
所作春秋繁露證之春秋繁露玉杯篇引書曰厥辟不辟忝厥
祖竹林篇引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則皆本於坊記又引書云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正貫篇引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度
制篇引書曰饗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暖煥孰多篇引書
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
音三年則皆本於伏生所傳之尚書稱書曰者凡六未嘗引逸
周書一語亦可證對策其證一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
九卷大小夏侯二家顏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下文

是書經解 卷一百一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曰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卷數與經相合蓋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為卷因而每卷為之章句也猶魯齊韓三家詩經二十八卷魯說及齊孫氏傳亦

之解故也猶易經十二篇京氏段嘉亦十二篇二十九卷之經有一卷是大誓二

十九卷之章句二十九篇之解故亦有一卷一篇釋大誓較然甚明不然何以章句解故俱與經同為二十九耶其證二也西漢

經師不為序作注故毛詩詁訓傳不釋詩序然則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解故二十九篇其為釋經而不釋序可知若謂經二十九卷有一卷是序則章句二十九卷亦有一

陽尚書於林尊見漢書儒林傳而漢書平當傳當引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亾窮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歐陽尚書

固有大誓矣藝文志尚書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案三十二卷當為三十三卷三十一卷亦當為

三十三卷蓋伏生本經二十九篇篇各為卷而為二十九卷歐陽氏分盤庚為三篇大誓亦為三篇篇各為卷故三十三卷也因而每卷為之章句故章句亦三十三卷寫者脫畫耳或曰歐陽經并序計之為二十九卷又加大誓三篇為三十二卷案書序盤庚大誓皆三篇大誓分為三而盤庚乃合為一無是理也蓋合則俱合分則俱分故夏侯經合為二十九卷歐陽經分為

三十班伯受小夏侯尚書於鄭寬中見漢書儒林傳及敘傳而敘傳班伯引書曰迺用婦人之言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小夏侯尚書

亦有大誓矣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而不言闕大誓一篇則三家經文皆有大誓矣三家經文同出於伏生豈得謂伏生尚書無大誓乎其證三也或曰歐陽增大

亦從而增入又并三篇為一篇案此乃誤信大誓後得之說故以為後人所增徧考史記兩漢書無言歐陽大小夏侯增大誓者且伏生本經二十九卷兩夏侯所同歐陽經則分為三十三

卷故藝文志先言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後言歐陽經三

皇清經解卷三百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又合為一篇一卷則夏侯篇卷定於歐陽之後志當先言經三
十二卷歐陽氏後言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乃合分卷之先
後何以先言夏侯二十九後言歐陽三十二乎斯不然矣 藝

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
得多十六篇是孔氏所考者即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云得古

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古文十六篇為今文所無其
二十九篇則古今文皆有之也案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古

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五十八篇者於十六篇中九
分九其為二十四篇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又於顧

命分出康王之誥為三十四篇統計之則為五十八篇也 藝文志曰

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者四十五卷後有序一卷故四
十六卷顏注曰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一篇故五十七案尚書
正義卷十一引鄭元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其實九共九篇同為一事合而言之亦

可稱為一篇合則二十四篇減其八仍為十六篇矣盤庚三篇

大誓三篇顧命康王之誥二篇此八篇合而言之亦可稱為三

篇 盤庚三篇合為一大誓三篇合為一
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為一 合則三十四篇減其五仍

為一十九篇矣統計十六篇與二十九篇為四十五篇篇各為

卷則為四十五卷是古文二十九篇有大誓矣古文二十九篇

與伏生今文同則伏生今文亦有大誓矣民間獻大誓在武帝

末孔安邦早卒未嘗至武帝末當其得古文時民間猶未獻大

誓也而所考今文二十九篇中已有大誓則其為伏生所傳明

甚且古文逸書十六篇在今文二十九篇之外故以考二十九

篇得多十六篇也若謂大誓為伏生今文所無則伏生今文但

有二十八篇孔氏古文多於今文者自十六篇外又加大誓而

為十七篇漢書何不言以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乎此理之
 必不可通者也其證四也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
 十九篇又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為數十是霸所分析者即
 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下文曰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則
 序在二十九篇之外矣若如朱氏之說二十九篇之內有序則當其分析二十九篇序已在其中矣而
下文又言采書序何其二十九篇必以大誓當其一若謂伏生
 那甚矣其不可通也書無大誓則經文當止二十八篇何以言分析合二十九篇邪
 其證五也說苑臣術篇引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外附上而罔
 下者荆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而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外附上
 罔下者荆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

還元朔元年為武帝即位之十三年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有

司已稱引大誓之文則為伏生尚書所有矣其證六也尚書大

傳者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之徒所為據玉海所引鄭康成大傳序而太平

御覽引尚書大傳曰唯四月天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

上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允才子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

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畢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

遺天子發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涖以燎羣公咸曰

休哉凡九十字史記周本紀載大誓之文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子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

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于舟

中武王俯取以祭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

曰惟四月天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曰大又引曰

子發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涖以燎之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愾前歌後舞凡十七字虞書正義曰劉

歆三統術論武王伐紂引今文大誓曰丙午逮師周官大司馬
鄭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諫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
諫前歌後舞說文指字引周書曰前歌後舞
白虎通義禮樂篇引尚書曰前歌後舞
舉二十九篇經文或稱書曰或不稱蓋以其書見在人所知也
如太平御覽引大傳曰寅饑入日辯秩西成辯在朔易日短正
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文出堯典又引大
傳曰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文
出召誥文選注引大傳曰德將無醉文出酒誥通解續引大傳曰
禮經傳通解引大傳曰德將無醉文出酒誥通解續引大傳曰
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上三句出堯典下一
句出皋陶謨而皆不稱書曰是其例也若其舉逸篇之文則無
不稱書曰者蓋以其書亡失不稱則無由知其舉逸篇之文則無
紀聞曰書大傳虞傳有九其篇引書曰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
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是也大然則
傳述大誓之文而不稱書曰則其為伏書見在之篇明矣然則
伏生書有大誓矣
或曰玉海引鄭康成大傳序曰張生歐陽生
繙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是大傳與章
句竝出伏生之後也大傳稱大誓者或由歐陽高等增附其說
猶所謂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之例未可執是斷伏生已
得大誓也案歐陽高乃伏生六傳弟子非親受業於伏生者大

傳序云歐陽生從伏生學則是歐陽和伯而非歐陽高矣漢書
儒林傳曰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又曰歐陽生字和伯于
乘人也事伏生是其證不得以為歐陽高也以己意彌縫其闕
者闕失也過也玉海引大傳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
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謬
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
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
曰傳此謂伏生書中有音聲之誤先後之差篆隸之失所謂闕
也張生歐陽生以己意彌縫之使無闕失故曰以己意彌縫其
闕非謂伏生無大誓而已增之伏生不言大誓而已言之也大
傳詳言大誓正是張生歐陽生所聞於伏生者耳太平御覽引
大傳寅饑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云云又
引辯在朔易日短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云云又引正月上日
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傳曰旋者還也云云通解
續引乃女其悉自學功傳曰當其效功也云云又引高宗梁闇
三年不言傳曰高宗居凶廬云云蓋所聞於伏生之說也其他
可以類推故藝文志尚書傳四十一篇次於經二十九卷之後
而在夏侯解故歐陽章句之前明其為伏生所說也董仲舒在
景帝時已為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已引尚書傳則傳
為伏生之說而非後人所為明矣故隋書經籍志曰伏生作尚
書傳四十一篇又案大傳為張生歐陽生論次其師伏生之說
至章句則出於夏侯勝建歐陽高而非張生歐陽生所為鄭氏
皇清經說 卷五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謂張生歐陽生其證七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曰周書自別作章句誤也

大誓就召誥而盛於維誥大誓召誥維誥皆伏生書所有也如

謂伏生書無大誓則大傳何以有自大誓之文其證八也太平

御覽書古文訓困學紀聞竝引大傳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

以觀仁六誓者甘誓湯誓大誓牧誓柴誓秦誓也五誥者大誥

康誥酒誥召誥維誥也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書無大誓

則大傳當稱五誓不得稱六誓矣其證九也或曰伏書無大誓以古有大誓故合

并計之而稱六誓也今知不然者五誥之外尚有仲虺之誥湯誥玉海又謂大傳篇目有揜誥凡此皆古時所有大傳何不合

并計之而稱八誥邪不稱八誥而稱五誥者據伏書所有者言之耳六誓亦然也且大傳又曰堯典可以觀美咎繇謨可以觀

治禹貢可以觀事洪範可以觀度甫刑可以觀誠曾有一篇是伏書所無者邪又案大傳六誓云云書古文訓及困學紀聞皆

引作孔子曰今案大傳敘述篇名託稱孔子者如大平御覽引大傳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儀禮經傳通

解續引大傳孔子曰吾於維誥也見周公之德堯明于上下勤

施四方皆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六誓五誥堯典咎繇謨禹貢

洪範甫刑之託稱孔子與此正同其皆為伏生所傳也明矣伏

生之徒論述二十九篇往往託諸孔子故論衡正說篇引或說

曰孔子選二十九篇也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為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

動篇引尚書傳曰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而集王屋之上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

恃之則尚書大傳之作又在景帝以前下距武帝末年甚遠民

間猶未獻大誓也而其書已舉大誓赤鳥之事而釋之矣則大

誓一篇為伏生所本有而非民間所獻甚明其證十也漢書終

軍白麟奇木對奏於武帝卽位之十八年奏上改元為元狩司馬相如

封禪書奏於二十三年相如元狩五年卒皆未至武帝末年民

閒猶未獻大誓也而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

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封禪書曰蓋周躍魚隕杭休
 之以燎皆與大傳所引大誓合則皆本於伏生所傳明矣其證
 十一也史記周本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
 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
 弃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
 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
 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
 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見大誓又引馬融本鳥作鵬
 云鵬擊鳥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天子發升舟中流白魚
 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俟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
 於王屋流之為鵬其色赤其聲魄與史記略同又引鄭注曰鵬

當作鴟鴞鳥也蓋馬鄭傳古文尚書作鵬者古文大誓作鳥者

則今文大誓也

漢書董仲舒傳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及甄漢文類聚引尚書中候皆作鳥則皆用今文也

書儒林傳曰司馬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文說而不及大誓則大誓用今文說矣

周本紀引牧誓如子長豺如離亦出今文

論述古今至大初而訖

見自序

作史時未至武帝末年民間猶未

獻大誓也而已詳引今文大誓非伏生所有而何其證十二也

合十二證觀之伏生書之有大誓灼然無可疑者若猶致疑於

伏生之二十九篇則請仍以史記儒林傳求之傳曰秦時焚書

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亾漢定伏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

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

邦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句或連下讀誤說見史記雜志

逸書得十餘篇蓋

尚書滋多於是矣案所謂二十九篇者堯典第一皋陶謨第二
 禹貢第三甘誓第四湯誓第五盤庚第六高宗彤日第七西伯
 戡黎第八微子第九大誓第十牧誓第十一洪範第十二金縢
 第十三大誥第十四康誥第十五酒誥第十六梓材第十七召
 誥第十八雒誥第十九多士第二十無逸第二十一君奭第二
 十二多方第二十三立政第二十四顧命第二十五棗誓第二
 十六呂刑第二十七文侯之命第二十八秦誓第二十九也所
 謂逸書十餘篇者舜典第一汨作第二九共第三大禹謨第四
 棄稷第五五子之歌第六允征第七湯誥第八咸有一德第九
 典寶第十伊訓第十一肆命第十二原命第十三武成第十四
 旅獒第十五四命第十六漢書所謂得多十六篇也若謂二十
 九篇以序當其一而無大誓則大誓一篇既不在伏生所得之
 內又不在逸書十六篇之內子長當更言大誓後得然後尚書
 篇數始全何以無一語及大誓乎豈非伏生二十九篇大誓已
 在其中無煩更言大誓乎不然則尚書諸篇子長皆計其數而
 獨遺大誓一篇無是理也此又文義之顯然可見者矣曰伏書
 有大誓則別錄何以謂武帝末民間獻大誓與博士使讀說之
 傳以教人乎劉歆又何以言大誓後得乎曰此向歆傳聞之譌
 也伏生書本有大誓民間縱有獻者亦與之同猶周官本有大
樂人竇公又獻大伏生張生歐陽生讀而說之也久矣何待民
司樂章與周官同閒獻之而始傳以教人乎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
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又安
 得以為後得乎且依後得之說則前此諸儒皆應不見大誓何

以董仲舒對策已引大誓而歐陽生張生之徒論述伏生之書又屢言大誓乎竊以為向歆之言失事實矣曰向歆前漢之通儒也其言尚不足信乎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當在

景帝時

見閻氏尚書古文疏證

而歆以為武帝末

移讓大常博士書

孔安邦早卒

未嘗至天漢時

亦見疏證

而歆以為天漢之後安邦獻古文尚書皆

非事實學者亦將從而信之乎大抵考古當論時代向歆在宣元成哀之世去伏生傳經時已遠故傳聞或譌若歐陽生張生親受業於伏生者其可信遠過於向歆學者據大傳以正向歆之失可也自向歆誤言後得而馬融王肅諸儒竝承其誤咸謂大誓可疑其後偽孔乃臆撰大誓以易之而伏生之大誓竟由此亾矣考據之不審其流弊乃至於是哀哉曰大誓後得之說

古今皆信從之子何獨棄而不用乎曰馬王諸儒誠信從之矣而班孟堅則未見信從也何也民間獻大誓及大誓後得之說孟堅知之久矣假令其說可信則為今文尚書篇數增減之關鍵作史者必當詳敘其事而後免於闕略乃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邦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又曰東萊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首尾凡百二篇而於大誓之後得獨無一語及之藝文志本於劉歆七略宜載歆大誓後得之說矣而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而為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臧之漢興亾失求得二十九篇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邦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亦無大誓後得之語縱使孟堅闕略亦不至如此之甚豈非以伏生本有大誓無待後人補益是以置而不言乎蓋史記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已明著經文之篇數劉向二十九篇之數同於

史記見尚書正義則伏生本經已有大誓矣而又以為大誓獻自民

閒其說自相抵牾論衡正說篇伏生年老鼃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九篇伏生外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

一篇遺脫此謂二十九篇傳自伏生也而又日當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

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則又謂二十九篇中有一篇後得與前說自相抵牾其誤與向歆同以史記儒林

傳考之則前說至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則以史記二十九篇是而後說非也

之文為宗而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然後伏生經文之篇數不為

異說所殺其識過向歆遠矣後之學者乃於孟堅所不信之說

奉為不刊之典而於孟堅所信者忽而不察又從而疑之不亦

慎乎曰伏生本書既為二十九篇則何以又有今文二十八篇

之說乎曰二十八篇之說見於偽孔叢子連叢篇孔臧與弟書曰臧聞尚書二十八

篇取象二十八宿及漢書劉歆傳臣瓚注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

知本有百篇也顏籀漢書敘例曰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蓋晉人始有是說魏晉

閒偽古文尚書已出以偽作之大誓為增多伏生之篇而擯伏

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二十八篇也若夫史記漢書則

皆言二十九篇無言二十八篇者皆并大誓計之無除大誓計

之者史記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一漢書藝文志言經二十九

卷者一言二十九篇者二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二皆伏

生本書有大誓者也論衡正說篇引說尚書者曰秦燔詩書遺

在者二十九篇又曰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

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是漢時言今文尚書者皆以為二十九篇而瓚注劉歆傳乃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

篇非也且所謂其一曰斗者非指大誓所謂四七二十八篇者亦非除大誓計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十九篇之數耳孔叢子陽襲其說而陰違其意輒除大誓計之而稱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則妄矣不此之信而信後

人之妄談可乎曰伏生今文有序乎曰有漢書儒林傳曰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霸所

分析者伏生二十九篇則所采之序亦伏書所有矣白虎通義誅伐篇引尚書序曰武王伐紂太平御覽三百四引有序字今脫白虎通義所

引尚書皆今文則序亦今文序也閻氏疏證曰伏生時猶未得序非也曰今文有序則史記儒林傳曷為不并序數之乎曰傳所論者尚書百篇

之存以序非經文無由及之也假如伏生經文實得二十八篇則子長但云伏生求得二十八篇可矣何為以序益之乎法言

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謂編次為百篇司馬光注序不聞謂篇之六第并序計之而云序以百一也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五十

八篇不聞并序而云五十九篇也藝文志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不聞并序而云三十篇也諸言尚書篇數者皆不計

序而獨史記儒林傳之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有是理乎且傳之屬辭上下相承云求其書以數十篇謂經文也則獨得二上

九篇亦謂經文矣奈何以序當其一乎論衡正說篇曰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

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鼃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

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以上論衡曰七十一篇遺脫猶此云以數十篇也曰二十九篇獨見猶此云獨得二十九篇也合之則百

篇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篇矣豈有言百篇之存亡而雜以百篇以外之序者乎曰今文有序則著錄家當以一篇一卷處之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若皆以經文計卷則將置序於何所乎況又有歐陽經三十二卷豈皆計經而不計序乎曰詩書之有序或別為一卷或分冠篇首志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曰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而漢志以為二十八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為三卷三頌為三卷合為二十八卷而以序分冠篇首者也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章曰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陽震傳注引韓詩曰蝮蝮刺奔女也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

也夫移之莖莖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志又曰毛詩二十

九卷此蓋以序別為一卷次於二十八卷之後者也毛詩卷弟一正義曰

魏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案當以周頌三十一篇併為一卷而以序別為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周頌每篇

一章較國風小大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為一卷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其義則與眾篇

之義合編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

經則以諸篇之序合編為一卷明矣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

有四十五卷藝文志則曰四十六卷此以序別為一卷次於四

十五卷之後者也說見上志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此

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為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志又曰歐陽

經三十二卷二當為三謂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而

為三十三篇篇各為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太平御覽引尚

書經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維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案成王在豐以下三句召誥序也六日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分析此今文書序分冠篇首之明證既以分冠篇首則不自爲篇卷此所以有序而不數也今文有序不在篇卷之列而謂伏生二十九篇序當其一可乎要而論之信大誓後得之說則必謂伏生本無大誓信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說則漢初已得大誓而後得爲傳聞之譌夫綴學之士所聞異辭而古人與稽必從其朔與其信後出之別錄不如信在先之史記矣知此者其唯班固乎孔氏穎達朱氏彝尊不知辨大誓後得之譌而反疑伏生之二十九篇無大誓

尙書序正義曰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

書得二十九篇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也又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虞書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三十四篇即二十九篇也月令正義曰龍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者謂之今文尙書是孔氏亦知伏生所傳即是二十九篇而非二十八篇矣乃其釋書序大誓則又惑於大誓後得及孔叢二十八篇之說而云大誓非伏生所傳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大誓蓋於舊說之是非未能決定耳或以爲民間所得入於伏生所傳內或欲以序當其一篇所謂大道以多岐亾羊者也不揣樛昧竊爲按討遺文而剖別之如此後有通人糾而正之

附某孝廉書

鄙意謂書今古文之異卽在大誓一篇前與恭甫書已言之頗自喜其說昨已呈政矣尋繹尊著謂今文廿九篇有大誓而無序而以向歆父子大誓後得之說爲傳聞之誤謹案藝文志云

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又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
意錄而奏之則子政雖不傳尚書學而其篇目必素所究審

文志以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為大文歐陽經三十二卷為旁

注此七略之舊明著二十九卷為伏生傳授之元本三十二卷

為歐陽以古文大誓三篇錄入也引之案今文大誓流為鳥書

騶馬融以為摯鳥則大誓有今古文之殊假如歐陽以古文大

誓錄入伏生書內則其字亦當作騶何以又有作鳥之本則今

文自有大誓非從古文錄入可知夫古文今文師傳絕異各有

篇章不相移易若謂歐陽錄古文大誓以補伏書之闕則古文

逸書更有十六篇為伏書所無歐陽何不悉錄以補之乎且

文志曰孔安邦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謂十六篇

為今文所無二十九篇則古今文皆有之也若大誓亦伏書所

無則伏書但有二十八篇孔書多於伏書者又加一篇而為十

七篇志何不云以考二十八篇得多才七篇乎志又曰孔安邦

獻古文尚書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此謂古文四十五篇皆未

列學官也若歐陽取古文大誓入于已立學官之伏生書內則

古文大誓列于學官矣其未列學官者但有四十四篇班氏何

以不加分析而總謂之未列學官乎反復求之殆不可通孝廉

與陳恭甫編脩書謂歐陽生之子以兒寬所受於孔安邦之古

文大誓錄入尚書案孔安邦為武帝博士時古文尚書未立於

學官其所為博士乃今文尚書博士也兒寬受業於孔安邦亦

但受今文之說未嘗受古文也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一

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伏生教濟

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詣博士

受業受業孔安邦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邦雖陽賈嘉頗能言

尚書事此皆謂今文之學也下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邦以

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乃謂古文之學耳然則

孔安邦所以授兒寬者仍是今文之說而非古文故漢書儒林

傳敘古文尚書之學但云孔安邦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邦

問而不及兒寬則寬非傳古文者明甚歐陽藝文志又言劉向

生之子何由而得古文大誓於兒寬之手乎

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則三家篇第孰多孰少孰存

孰佚皆以目驗不得有傳聞之誤況別錄云民間獻大誓即指

壞壁得書案別錄所謂民間獻大誓者唯獻大誓一篇魯共王

縣不得合為一事且壞宅得書者魯共王非民間也劉歆傳曰

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下乃云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

於壞壁之中則歆所謂後得之大誓非由孔壁出矣若因別錄
民間得大誓於壁內之語遂以壁為孔壁則伏生書出於屋壁
亦將以為云博士讀說之即指歐陽博士與篇第時事靡不符
孔壁乎

合若論衡宣帝時得大誓正是傳聞之誤耳唯漢書儒林傳言
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
別數書序則廿九篇有大誓此班固在東漢時大誓已非全文

故總為一篇以合於廿八篇也案傳云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

析二十九篇承上文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言之則霸以前已為二十九篇矣分
豈得謂班固總為一篇以合於二十八篇乎尚書正義亦云

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釋文序錄云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
合三十篇皆以大誓為一篇不與向歆所校本同矣玉海引鄭

康成尚書大傳序云生沒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
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則大傳之作在伏

生之後即如歐陽以大誓入今文經所謂彌縫其闕是已案闕

音之譌先後之差篆隸之失非謂有關篇也玉海所引大傳序顯然可考不得牽合六誓觀義之文又何

必非後人所纂乎史記孔子世家言贊易序書藝文志又言書
之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嬴秦凡百篇而為之序

孔子作書序言之者鑿鑿非毛詩序可比毛詩序乃毛氏一家
之序齊魯韓則別有序序與傳一人之作故不為序作傳而書

序則必不然如書序云遂踐奄作成王政音義引大傳云踐藉
也詩幽風正義亦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此傳釋序

踐奄之文也案尚書大傳討論大義時有引序而釋之者然非

逐句為之作注如章句解故也亦非有一篇一卷
者也專釋序序又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夢成王葬之于畢

告周公作亳姑尚書大傳亦有周公葬畢之文此釋亳姑序也

大傳既釋序則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
解故二十九篇正并序數之案臧霸分析二十九篇并大誓計

尚書既立學官之後而云分析二十九篇則所分者即夏侯經

之二十九卷矣若夏侯無大誓則但有二十八篇何以云分析

二十九篇乎班伯傳小夏侯尚書而漢書敘傳載伯引大誓曰

迺用婦人之言若夏侯經無大誓班伯安得而引之乎藝文志

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召誥皆脫簡而

不言闕大誓則夏侯有大誓矣經有此篇豈得不為作注此章

句之所以二十九卷解故之所以二十九篇也若再有一篇一

卷釋序則篇卷當有三十何以止於二十九乎篇卷但二十九

則但釋經之二十九

篇而不及序明矣

唯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似不錄序要是

脫畫一當作二况藝文志卷數與大誓後得之言同出於劉向

信此而疑彼未見其然也

案別錄尚書二十九卷同於史記則

有大誓矣而又以為民間獻大誓與

前說自相抵牾且非事實故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不錄大誓

後得之說為其不足信也不然則并序為二十九篇尚少大誓

一篇豈得置

論衡正說篇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

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案此以四七宿當

廿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隱括廿八篇猶斗之臨制四鄉若大

誓不足當斗矣案論衡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

曰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

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

立法則法斗四七宿者經文二十九篇而序不與矣何得以序

當斗乎或說其一曰斗非指大誓言之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

大誓計之特合斗與宿以當二十九篇之數耳不得以大誓不

足當斗

論衡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

為疑

法也案此今文家說也曰選二十九篇則為經文甚明若謂其

一序則史記漢書皆以序為孔子所作豈得自作之而

自選

案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大誓在尚書中故并數為廿九

之乎

案二十九篇獨有法出於或說非仲任數之為二十九也或說

二十九篇數大誓而不數序與史記儒林傳合此二十九篇不

計序之

與前斗四七宿又別為一說自不同也

案二十九篇獨

明證

四七宿而言不

得分以為二

昨聞尊信以今文如般庚顧命康王之誥不分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篇何歐陽錄大誓獨分篇為難案般庚等不分篇此今文之家
法大誓分篇自是古文之家法錄大誓者所以補今文之闕仍
分篇者不設亂今文之真此傳經之大要也

案書之有序今古文所同以古文書

序而論大誓三篇同為大誓可分者未嘗不可合故藝文志言
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以般庚三篇大誓
三篇九共九篇各合為一篇即合大誓三篇為一亦不背古文
家法以今文書序而論般庚亦是三篇可合者未嘗不可分故
漢石經殘字般庚中篇之未建乃家下下篇之首般字上空一
字此今文般庚分上中下之明證即分般庚為三篇亦不背今
文家法若於般庚則合為一於大誓則分為三前後自相刺謬
則無是理也況大誓為伏生本經所有歐陽但傳伏生之學又
何古文家竊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錄廿八篇可以明刪
法之有平書之旨故大傳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
可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
典可以觀美皆就廿八篇之文餘夏不及

自注曰六誓疑當作五誓歐陽家改為六

案徧考諸書無謂歐陽家改大傳者不得謂歐陽家改五為六
大傳明稱六誓則合大誓為二十九篇矣不得云二十八篇

大傳記孔子之言即七十子所傳之大義知治尚書者可無待
於外矣反覆來說欲附和而有不設附和者豈私心蔽固不能
及此乎意君子之論或有所詭乎臨紙疑懔俟教不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三終

南海陳詔番禺金錫齡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王尚書經義述聞
昌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四

學海堂

經義述聞 毛詩上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維葉莫莫 莫莫葛藟

家大人曰廣雅曰莫莫茂也周南葛藟篇維葉莫莫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皆是茂盛之貌毛傳因是刈是穫而云莫莫成就之貌因施于條枚而云莫莫施貌絲詞生訓皆非也莫莫葛藟

猶言維葉莫莫維葉莫莫猶言維葉萋萋耳 毛傳萋萋茂盛貌

我馬元黃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卷耳篇我馬虺隤我馬元黃毛傳曰虺隤病也元馬病則黃小雅何草不黃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箋謂黃為歲晚草黃元為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元引之謹案虺隤疊韻字元黃雙

聲字皆謂病貌也傳言元馬病則黃失之何草不黃何草不元
元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也以草病與人之勞瘁
亦中谷有蕓曠其乾矣之意箋言歲始草元歲晚草黃亦失之
爾雅曰虺積元黃病也凡物病皆得稱之孫炎屬之馬郭璞屬
之人皆非也孫炎曰虺積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元黃馬更黃色
之病郭璞駁之曰虺積元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
者便謂之馬詩言何草不黃何草不元以是明之
病失其義也

薄言有之

芣苢篇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
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將之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
言禴之毛傳曰采取也有藏之也掇拾也將取也結執衽也扱
衽曰禴家大人曰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廣雅曰有取

也首章泛言取之次則言其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
歸耳若首章既言藏之而次章復言掇之將之則非其次矣大
雅瞻卬篇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是有爲
取也

翹翹錯薪

家大人曰漢廣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與錯薪連文則翹
翹爲衆多之貌言於衆薪之中刈取其高者耳傳箋以翹翹爲
高則與下句相複廣雅曰翹翹衆也義蓋本於三家

伐其條枚 伐其條肄 施于條枚

汝墳篇伐其條枚毛傳曰枝曰條幹曰枚正義曰以枚非木則
條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爲名耳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

則條亦木名故傳曰條栢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亦非木名也引之謹案三復文義仍當訓為有條有梅之條謂伐其條樹之枚伐其條樹之肄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猶言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弟七字木名也再以全詩之例考之詩凡言伐木者或直稱為木為薪為林如云伐木丁丁伐木椅矣析薪柢矣析薪如之何會伐平林木也薪也林也皆大名也或專指其木之名如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薇芾甘棠勿剪勿伐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坎坎伐檀兮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薪是穫薪析其柞薪樵彼桑薪芄芄棫樸薪之樛之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斲是度松柏九九是斲是遷皆是也若不舉大名又不專舉其木之名而遽云伐其枝幹則文不

義傳說疏矣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箋曰葛也也延蔓於木之枝木而茂盛此說亦非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猶言薦與女蘿施于松上弟七字木名也詩凡言葛生蒙楚葛生蒙棘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樛木甘瓠纍之皆實指其所依之樹不得如箋所云也

振振公姓 振振公族

麟之趾篇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毛傳曰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集傳曰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引之謹案公姓公族皆謂子孫也古者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字通作生商頌殷武曰以保我後生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曲禮曰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
二十人廣子姓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

娶服子為之不純吉也大傳曰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謂姓

子也庶姓別於上即下文之別子為祖且知錄曰此喪大記曰

姓為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云土揖庶姓者不同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曰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

也昭四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注曰問其姓問有

子否三十二任傳曰三后之姓於今為庶楚語曰帥其子姓從

其時享韋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曰吳語曰一介嫡女執箕

帚以駭姓於王宮謂備百姓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

韋注曰國子姓年在眾墨子非儒篇曰子姓皆從得厭飲食列

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

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羣書治要引尸子發蒙篇曰

家人子姓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姓不和

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今本治要姓論作姪

古無謂兄弟之子為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梁北有黎邱部有奇

鬼焉善効人之子姓昆弟之狀姓今本諺作姪文選韓子八經

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弟大臣顯賢史記外

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魏其武安侯傳曰跪起如

子姓姓今本亦諺作姪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漢書儒

林傳曰丁姓字子孫廣雅曰姓子也是姓為子孫之通稱也公

族猶公姓也莊十二年左傳曰戴武宣穆莊之族杜注曰宋五

公之子孫二十三年傳曰晉桓莊之族偃注曰桓叔莊伯之子

王尚書經義述聞

孫成十五年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昭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注曰陳祖舜舜出顓頊晉語曰天昨將在武族韋注曰族嗣也襄十年左傳偏陽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是族亦子孫之通稱也公子公姓公族皆指後嗣而言猶螽斯之言宜爾子孫也序曰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舉公子以統下二章蓋得其旨矣

維鳩方之

召南鵲巢篇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戴氏東原詩考正讀方為房云房之猶居之也引之謹案鳥巢不得言房方當讀為放分國天官食醫凡君子之食恆放焉論語里仁篇放於利而行鄒孔注竝曰放依也墨子法儀篇放依以從事放

亦依也放依之放通作方猶放命之放通作方也

堯典方命放族今文尚書

方作放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

字或作旁補派切

莊子齊物論篇旁日月挾宇

齒釋文引司馬彪注曰旁依也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者維鵲有巢維鳩依之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被之僮僮

被之祁祁

召南采芣篇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傳曰

以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豕夫人曰詩

言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則僮僮祁祁皆是形容首飾之盛下乃

豕其奉祭祀不失職再僮與童通廣雅曰童童盛也釋名曰僮

童也其貌童童然也皆謂盛貌也小雅大田曰有渰萋萋與雲

祁祁大雅韓奕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祁祁亦盛貌也

羔羊篇素絲五紵素絲五緘素絲五總毛傳曰紵數也緘縫也

總數也引之謹案緘訓為縫本於爾雅蓋取界域之義孫炎爾雅注曰

緘縫之界域今釋三章文義是不當如爾雅所訓紵緘總皆數也五

絲為紵四紵為緘四緘為總五紵二十五絲五緘一百絲五總

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紵次言五緘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

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緘緘今本論作緘埤雅

引此正倍緘為紀倍紀為緞倍緞為緘幽風九罭釋文曰緞字

又作總然則緘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

曰緞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縷布正義與孟康注

同晏子春秋雜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縷云布之八

十縷為縷正與倍紀為緞之數相合紵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

曰紵本又作佗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為紵即西

京雜記之緝矣皇清經解卷五

三五在東

小星篇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曰三心五噶正義曰知三為

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

昴則三亦非參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引之謹

案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讖曰吾聞帝堯率舜

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飛為流星上入昴又引注曰

入昴宿則復為星宋書符瑞志不知昴本五星而以五老為金水火木土五星之精其說非是五緯之精無

為土入昴也且堯時亦無五緯聚昴之事據此則漢以前相傳昴宿五星故有降精

皇清經解 卷五 頁四十五 尚書經義述聞

為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則唐風綢繆傳史記天官書已明著之蓋參之為言猶三也且昴畢觜觶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方若心嚙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嚙在西不得言三五在東矣三五舉其數也參昴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異如伐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旂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為六矣營室二星而考工記曰龜旒四旂以象營室今本旒誤作蛇辯見考工記則合東壁二星為四矣此古多於今也參七星而詩以為三星昴七星而詩以為五星元命包以為六星弧九星而天官書以為四星此古少於今也

如有隱憂

邶風柏舟篇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傳曰隱痛也正義曰如人

有痛疾之憂引之謹案如讀為而惟有隱憂是以不寐非謂若

有隱憂也易林屯之乾曰耿耿寤寐心懷大憂得詩人之旨矣

隱即憂心慙慙之慙字或作殷淮南說山篇注引詩作如有殷

憂文選陸機歎逝賦注阮籍詠懷詩注謝瞻答靈運詩注劉琨

勸進表注稱康養生論注引韓詩並作如有殷憂說文曰慙痛

也廣雅曰殷痛也此傳曰隱痛也小雅正月篇憂心慙慙彼傳

曰慙慙然痛也楚辭九歎志隱隱而鬱怫兮王注曰隱隱憂也

引詩憂心隱隱皆其證又案易林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以大代

殷蓋三家詩有訓殷為大者喪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鄭注殷猶大也莊子秋水篇曰精小之微

也埤大之殷也亦通作隱楚辭九歎帶隱虹之透地王注隱大也楚辭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

兮懷隱憂而歷茲王注亦以隱憂為大憂隱一本作殷炯炯猶

耿耿耳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今耿一作炯

曷維其亡德音不忘壽考不忘命不可弭忘

緣衣篇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曰亡之言忘也小雅沔水篇心

之憂矣不可弭忘正義曰不可止而忘之鄭風有女同車篇德

音不忘箋曰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秦風終南篇小雅蓼蕭篇

竝曰壽考不忘蓼蕭正義曰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引之謹案

亡猶已也作忘者假借字耳管子乘馬篇今日不為明日忘也莊子刻意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史記孟嘗君傳所期物忘其中忘竝與亡同漢書武五子傳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顏師古注忘亡也淮南脩務篇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賈子勸學篇亡作忘

曷維其亡猶言曷維其已也不

可弭忘猶言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德音不忘猶言德音不已

也壽考不忘猶言萬壽無疆也周語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

請也亦謂令聞不已也漢書賈山傳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其字正作亡解者皆失

之

終風且暴

家大人曰終風篇終風且暴毛詩曰終日風為終風韓詩曰終

風西風也此皆緣詞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

謂之泰風焚輪謂之續迴風為飄以上六句通釋詩詞而不

及終風又曰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曠以燕

上三句專釋此詩之文而亦不及終風然則終為語詞明矣燕

燕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北門曰終寔且貧莫知我艱小雅伐

木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商頌那曰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

有正月曰終其永懷又寤陰雨終字皆當訓為既王風葛藟篇終遠兄弟言

既遠兄弟也鄭風揚之水篇終鮮兄弟言既鮮兄弟也鄘風定之方中篇終然允臧言既而允臧也列女傳楚昭越姬曰昔吾

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言既而能改也既終語之轉既已之既轉為終猶既盡之既轉為終耳解者皆失之

淡則厲 在彼淇厲

爾雅曰濟有淡涉淡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絲膝以下為揭絲膝以上為涉絲帶以上為厲邶風匏有苦葉篇毛傳與爾雅同戴氏毛鄭詩考正曰既以衣涉水矣則何不涉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淡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砭履石渡水也引詩淡則砭字又作瀦省用厲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淡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竝

不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邵氏一雲爾雅正義曰戴伸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辯矣然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淡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司馬相如劉向竝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漚舟航以橫瀾兮又云橫汨羅以下瀾是相如劉向俱宗雅訓不以厲為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為以衣涉水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即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經文間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

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為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尚當
度其淺深矧居室可踰越於禮義乎因喻見意不必因履石渡
水之解而傅合於橋梁也引之謹案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
故謂之厲厲字即承上句涉字言之故說文以涉為徒行厲水
義與爾雅同也列子曰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宋玉大言賦亦曰
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是厲為涉水之名厲者橫渡之名大人賦橫厲飛泉是也因
而橫行亦謂之厲漢書陳湯傳卒與師奔逝橫厲身孫是也因
而上行亦謂之厲楚辭遠遊徐明節而高厲大人賦紛鴻溶而
上厲非謂橋梁也自當從爾雅以衣涉水之訓為是且淡則厲
淺則揭相對為文若以厲為橋而曰淡則橋斯與淺則揭之揭
文不相當矣說文以砥為履石渡水仍取渡涉之義非以砥為
石橋也衛風有狐篇在彼淇厲毛傳曰厲淡可厲之笄案厲謂

水厓也廣雅曰隤厓也又曰隤厓厲方也又曰邊厓笄隤方也

方亦笄也隤厓厲比在笄之名故皆訓為方厓在水之笄故厲

為方秦風蒹葭篇口在水一方又曰在水之潛在水之淡毛傳

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方也故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

一涯涯亦方也一章言淇厲三章言淇側其義一也水笄謂

之側亦謂之厲水厓謂之厲亦謂之側故魏風伐檀篇寘之河

之側兮毛彼傳曰側猶厓也史記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居北

霸水如淳曰居高臨下曰側蘇林曰廟邊側也索隱曰廟側

氏音初吏反包禮音側義亦兩通案廟與淇側河側同義北臨

廟謂北臨霸淇厲與淇側同義猶河干與河側同義是淇厲為

淇水之厓非承上淇梁言之毛以厲為淡則厲之厲非也毛謂

厲之笄則非而以戴以厲為梁屬亦非也若水經注所引沙州
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自是橋梁之名既非淡則厲

之厲又非淇厲之厲且河厲之名出於後代不足以證經也

濟盈不濡軌

家大人曰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
轉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徹也從車九聲龜美反
軌車軌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轉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
李成裕曰案毛傳云由軒以上為軌陸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
又引說文以為軌是車轍軌是車軾前又云車轉頭所謂軌也
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為車轍者
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為車轉頭者則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
也軌范並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
軌與軹於事同今本事譌作車據孔疏改正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

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
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事故云軌與軹於事同謂轉
頭也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
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
轉頭謂之軹又謂之軌轉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轉頭
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章瀟瀟盈
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作軌則出韻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
當用鄭轉頭之說為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為轍轍
非車上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裕此說足正唐以後傳注相

沿之誤又案毛傳曰由軒以上為軌軒本作軸古軒軸同聲說文

軸從車由聲由與舟聲相近故鄭風清人篇清人在軸與陶抽
好為韻而釋名亦云軸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今直隸人呼車

軸之軸故軸誤為輶軌上當有濡字寫者脫去耳上章傳曰由
聲如輶膝以上為涉厲謂由帶以上凡言由者皆水之所濡高下之度
 此言由軸以上亦謂水之所至也軌者軸之兩端水由軸以上
 則其滾滅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由軸以上為濡軌與上
 由膝以上為涉厲謂由帶以上文義正同知非由輶以上者輶
 承衡者最高承軫者最下但曰由輶以上則其為上曲而承衡
 之處與下曲而承軫之處皆未可知不可以定水濡之高下故
 不得言由輶以上也知非由軸以上為軌者由軸以上乃水濡
 之度上言水由軸以上則下必言為濡軌始與上文相應若無
 濡字則義不可通且上傳由膝以上為涉厲謂由帶以上涉與
 厲皆濟水之名也此云為濡軌濡軌亦濟水之名若去濡字而
 但云為軌則軌之一字不可以為濟水之名與由膝以上為涉
 由帶以上為厲之義參差不一矣故不得言由軸以上為軌也
 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干寶
 李軌諸人所見本並作由軸以上為濡軌軌為軸之轄頭故有
 車轄頭之訓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軸字始誤作輶軌上又脫
 濡字於是讀者不復知傳文所言為水所濡之度而誤以為釋
 軌之名物又以軌非輶上之物而疑為軾前之軌唐石經因之
 遂改軌為軾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余曩時說此傳以輶
 上不得有軌會謂由輶以上之上當為下段氏若鷹聞而趨之
 既而例以上傳由膝以上由帶以上之文則此傳所言亦為水
 濡之度水之濡物皆由下而上則上非誤字尋文究理當是軸

誤為軫軌上又脫濡字耳今更正其義如此惜若膺已沒不及就正也引之謹案水由軸以上則濡軸矣經不云濡軸者軸在軫下為軫所蔽不若軫頭為人所易見故以易見者言之而云

濡軌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滅者沒也水

由軸以上則軫頭沒入水中故曰滅軌此與文選懷舊賦轍含冰以滅軌不同彼謂寒

冬水淺之時乘車濟洛轍中含冰其迹漫滅也若水淺則豈但滅轍而已晏子其深滅軌乃狀其潢池之深則當謂水過軫頭

乃見其深若謂水裁滅轍則是淺池不言滅軸而言滅軌亦以而非深池矣段氏合以為一非也

易見者言之也猶少儀祭左右軌而不祭軸但祭其易見者耳

又案由膝以上謂水裁過膝猶未至於帶也由帶以上謂水裁

過帶猶未至於胷也故毛傳釋深則厲曰由帶以上而韓詩曰

至心曰厲見釋文則去帶不遠可知以此推之由軸以上亦謂水

裁過軸猶未至於軫也至軫則不可以濟矣水去軸未遠則但

謂之濡軌而其度已明若由軸而軫而較皆在水中則不得但

謂之濡軌矣

段氏經韻樓集曰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間也輿之下兩

輪之間成扁方形是曰軌軸之上為軻軻之上為輿引之案軻

由軻以下之度卑於由輿以下之度不得以軻下為輿下也由軻而軸而下至地考工記曰

軻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軻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深過軸而

至軻則必入輿輿者人所居也故傳以軻為高下之節引之案

者上曲而承衡在後者下曲而承軻其高下之度無定不可以為節曰由軻以下為軌引之案傳

作以下且如段說軌謂輿之下兩輪之間則高誘注呂氏春秋

傳何不言由輿以下為軌而云由軻以下乎謂車迹與曰兩輪之間曰軌自其廣陋言之所謂徹廣六尺也引之案徹

輿下輪內之空處無涉 毛公曰由軌以下曰軌自其高下言之引之案徹

迹之左右相距言之轉頭之軌以軸所謂軌崇三尺有三寸也

引之案輿謂軸之兩端非謂由軌以下也 毛不言兩輪之間者毛意主高下不主廣

陘也引之案輿橫而覆於上輪縱而夾於旁備言之乃見扁方

方矣何以知為扁方軌亦曰徹徹者通也中空而通也軌徹以空方立名

非有物也故必假輪與軌以為言引之案段氏此說其誤有三

傳文三言由三言以上皆謂水之所至今以由膝以上由帶以

上為水濡之度而由軌以上則但釋車軌之名而不及水之高

下同一文義而上下異訓其誤一傳文由軸以上為濡軌今本

誤作由軌以上為軌軌字誤而上字則不誤未嘗云由軌以下

也今改上為下而創為輿下輪內為軌之說遍考書傳皆無此

訓其誤二經言濡軌實有其物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不可以

言濡矣傳曰濡漬也謂轉頭入水為水所漚也輿下輪內之空

處何物之可漚乎其誤三且高誘所謂兩輪間者指徹廣言之

非謂輿下空處也高氏之說凡三見一為齊策車不得方軌注

一為呂氏春秋勿躬篇車不結軌注一為淮南覽冥篇車軌不

接於遠方之外注夫所謂方軌者方並也軌徹迹也鄭注考工

記匠人曰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徹廣是也班固東都賦

方軌並跡方猶並也軌猶跡也所謂結軌者即結徹也管子小

匡篇作車不結徹徹者跡也高注曰結交也車輪之跡來往縱

橫彼此交錯故曰結交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史記司馬相如

傳結軌還轅東鄉將報索隱引張揖曰結屈也軌車迹也蓋車

皇清經解 卷一百廿 王尚書經義述聞

本西行還車東鄉則其迹亦屈曲而向東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但可言還而不可

言屈莊子胠篋篇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車

軌與足跡並言則軌之為跡可知所謂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

者謂卻走馬以糞則兵車轍迹不交於遠方也車迹可並列亦

可邪交邪交則相接矣若輿下輪內之空處雖值兩車相隨之時而為軌與衡所隔則不相接值兩車

並列之時而為轂與軌所隔亦不相接是高所注軌字皆謂徹廣考工記車人職

曰徹廣六尺謂兩輪所踞相距之度也故高注曰兩輪閒曰軌

正以在地之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方之處也不然則輿下空

方之處彼此不能相交高注呂氏春秋結軌何以曰結交也車

兩輪閒曰軌乎必徹迹而後相交其非謂輿下空方之處明矣

且高意若謂輿下空方之處則其注必曰輿下至地曰軌或曰

輿下輪內曰軌而其義始明豈得但曰兩輪之閒乎輪崇六尺

六寸輿下至地不滿四尺又豈得以兩輪之閒為輿下至地之

度乎要而論之毛傳本謂水由軸以上為濡軌非謂車由軸以

下為軌則輿下之說無根高注本謂兩輪閒之徹廣非謂兩輪

閒之空方則輪閒之訓亦舛至徹之為車跡古今所同乃亦以

空方之處言之謂為中空而通則考之經典驗之傳注無一合

者矣此段氏千慮之一失學者勿為苟同可也

伊子來墜

谷風篇不念昔者伊子來墜毛傳曰墜息也箋曰君子忘舊不

念往昔年雅我始來之時安息我引之謹案如傳箋說則伊子

來三字與墜字義不相屬今案伊惟也來猶是也皆語詞也墜

讀為愾愾怒也此承上有沈有潰言之毛傳沈沈武言君子不

念昔日之情而惟我是怒也文四年左傳諸侯敵王所愾杜注

曰愾恨怒也小雅彤弓箋諸侯敵王所愾釋文愾苦愛反很也

說文作鏹火既反云怒戰也火既反正與暨字同音凡字之從

氣從既者往往通用說文氣饋客芻米也或作槩或作餼既小

氣聘禮記曰如其饗餼之數鄭注古文餼為既中庸既稟稱事

鄭注既讀為餼曹風下泉篇愾我寤歎楚辭九歎注引作慨

伊子來暨與反子來赫同意赫亦怒也凡詩中來字如此篇之

伊子來暨及四牡之將母來諗采芑之荆蠻來威桑柔之反子

來赫江漢之淮夷來求淮夷來鋪王國來極皆是語詞解者皆

訓為往來之來遂致詰籍為病說見釋詞

汎汎其景

二子乘舟篇汎汎其景釋文景如字或音影正義曰觀之汎汎

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引之謹案景讀如憬魯頌泂水篇憬

彼淮夷毛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也上

昏禮姆加景今文景作憬是憬景古字通

作于楚宮 作于楚室

鄘風定之方中篇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引

之謹案于當讀曰為謂作為此宮室也古聲于與為通聘禮記

賄在聘于賄鄭注于讀曰為是也張載注魏都賦李善注謝朓

和伏武昌詩王融曲水詩序引詩竝作作為楚宮作為楚室是

張李所見本于字皆作為正義亦曰作為楚邱之宮作為楚邱

之室

匪直也人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如匪行邁謀 匪伊坐之 匪伊卷之

小雅小閔篇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曰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襄八年前傳子駟引詩云云杜預注曰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眾無適從也顧氏甯人杜解補正曰案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為長古人或以匪彼通用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惠氏定字毛詩古義曰案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為說兩無正云如彼行邁其意略同又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荀子勸學篇引采菽詩匪交匪舒今詩上匪字作彼或古匪彼通用

如顧說也家大人曰案廣雅田匪彼也其訓蓋本於三家小閔三章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四章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焉成語意正相同則匪即彼也是以廣雅及杜注皆訓匪為彼詩中匪字多有作彼字用者鄙風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毛傳曰匪徒庸君訓匪直為秉心塞淵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淵也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也毛傳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日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皆失之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皆失之小雅都人士篇匪伊坐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煥言彼帶之坐則有餘彼髮之卷則有煥猶上文言彼都人士坐帶而厲彼君子卷髮如蠶也箋曰言坐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煥也失之說者皆訓匪為非而其

王尚書經義述聞

義遂不可通矣

衆穉且狂

載馳篇衆穉且狂毛傳曰是乃衆幼穉且狂引之謹案隱四年

穀梁傳曰衛人者衆辭也上文許人已是衆辭不須更言衆矣

衆當讀為終終猶既也詳見前終風且暴條下終溫且惠既溫且惠也終

風且暴既風且暴也終寡且貧既寡且貧也終和且平既和且

平也終善且有既善且有也終穉且狂既穉且狂也此詩之例

也古字多借衆為終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眾

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眾韓策臣使人刺

之終莫能就史記刺客傳終作眾今本眾下有終字後人據韓策加之也皆是也

穉者驕也管子重令篇工以雕文刻鏤相穉尹知章注曰穉驕

也集韻穉陳尼切白驕矜貌莊子列御寇篇以其十乘驕穉莊子是其證

承上文而言女子善懷亦各有道是我之欲歸未必非也而許

人偏見輒以相尤則既驕且妄矣蓋自以為是驕也以是為非

妄也傳不知衆之為終又以穉為幼穉許之大夫豈必人人皆

幼邪

士貳其行其儀不忒

衛風氓篇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箋曰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

關之行有二意正義曰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為差貳而士何

謂二三其行於已也引之謹案貳與二通既言士貳其行又言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文義重沓非其原本也貳當為貳之譌貳

音他得切卽忒之借字也洪範術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術貳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卽易之四

是書經義述聞

王尚書經義述聞

時不爾雅爽差也爽忒也鄭注豫卦象傳曰忒差也是爽與忒
 同訓為差女也不爽士或其行言女也不差士則差其行耳爾
 雅說此詩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郭注曰傷見絕棄恨士失也
 然則悔爽忒者正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爾雅所釋詩之作或
 明矣箋解女字為汝或字為二皆失之其釋不爽曰無差或則
 無差或之譌也差或即差忒也呂氏春秋季夏紀無或差忒以差或之解解士或其
 行則得之矣又曹風鴉鳩篇其儀不忒毛傳曰忒疑箋曰執義
 不疑正義釋忒疑曰釋言文言當為詁執義如一無疑或之心引之
 謹案古無訓忒為疑者爾雅釋言亦無忒疑也之文惟釋詁曰
 或疑也蓋毛鄭本忒作或故訓以為疑周語平民無或或誤作或韋注遂以疑或釋之
 此同或者或之譌或即忒之借字緇衣引此詩曰淑人君子其

儀不忒釋文不忒他得反本或作或是緇衣之不忒亦有作不
 或者或亦或之譌也說文或或也或亦或之譌孝經及經解大學荀子富國
 篇呂氏春秋先已篇引此詩並作或高誘曰或或也蓋或本字
 也或借字也或譌字也其儀不或與棘國為韻或棘國古韻皆之部入聲或字為脂部去聲脂之二部
 古不通學者當據他書之引作或以訂毛鄭本之或為或則古字
 之假借以明後人不察而徑改為或意則是而文則非矣玉篇
 曰或疑也則所見毛詩已改或為或故於或下誤收疑也之訓
 此詩釋文但曰不忒他得反而不列作或之古字並不列作或
 之譌字亦以闕略失之惟孔穎達正義曰無疑或之心則所見
 本尚作或而或為或之譌或為或之借皆可推測而知也經傳
 或字多譌作或互見禮記宿離不貸周語成事不或下

能不我知 能不我甲

芄蘭篇一章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毛傳曰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曰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二章雖則佩鞮能不我甲傳曰甲狎也箋曰此君雖佩鞮與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狎習引之謹案詩凡言甯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當謂不知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能乃語詞之轉亦非才能之能也能當讀為而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雖則佩鞮而實不與我相狎鄭風狡童篇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與此同意蓋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雖則之支正與而字相應

雖則佩觿而不我知雖則佩鞮而不我甲猶民勞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也陳風宛丘篇洵有情兮而無望兮亦於句首用而字古字多借能為而易履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作而荀子解蔽篇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趙策建信君入言於王厚任葦以事能重責之能竝與而同管子侈靡篇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墨子天志篇少而示之黑謂黑多示之黑謂白少能嘗之甘謂甘多嘗之甘謂苦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致愚則童蒙者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能亦而也

嘆其濕矣

王風中谷有蕓一章中谷有蕓嘆其乾矣毛傳曰蕓雛也嘆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二章嘆其修矣傳曰脩且乾也三章嘆其濕矣傳曰雛遇水則濕箋曰雛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引之謹案嘆或作煖說文曰嘆乾也引說卦傳燥萬物

者莫曠乎火又曰燠乾兒則曠為狀乾之辭非狀濕之辭可云
 曠其乾不可云曠其濕也而云曠其濕矣者此濕與水濕之濕
 異義濕亦且乾也廣雅有曝字云曝也眾經音義引通俗文曰
 欲燥曰曝玉篇曝邱立切欲乾也古字假借但以濕為之耳草
 謂之脩亦謂之濕猶肉乾謂之脩亦謂之臘釋名曰脯搏也乾
 燥相搏著也又曰脩脩維也乾燥而縮也玉篇曝邱及切胸脯
 也二章之脩三章之濕與一章之乾同意故其狀之也皆曰曠
 曠者乾之貌也歲旱則草枯靡之乾乃傷於旱非傷於水也詩
 言中谷不必皆有水之地葛覃之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固
 非蔓延於水中也毛云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乃不得其解而
 為之辭說文灑水濡而乾也引詩段氏說文菸字注謂曠即莠
 日灑其乾矣誤與傳同字之假借莠菸也蓋曲徇毛傳之說徧考書傳無以曠為莠者
 且經云曠其乾不云曠其菸也段說非是

亦莫我聞 則不我聞

家大人曰葛藟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聞猶問也謂相恤問也

古字聞與問通

詳見旅卦終

莫之聞也下上文曰亦莫我顧亦莫我有

有謂相親

有此日亦莫我聞顧也有也聞也皆親愛之意也旅象傳曰喪
 牛之凶終莫之聞也謂莫之恤問也解者多失之大雅雲漢篇
 羣公先正則不我聞聞亦謂恤問也上文曰羣公先正則不我
 助下文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虞亦助也詳見意皆相近解者
 亦失之

咸林

鄭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

引之謹案咸當作或或者械之借字也古音或如械故械通作或或與咸字形相侶因誤作咸耳史記鄭世家索隱引世本云桓公居械林

兩服上襄

鄭風大叔于田篇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箋曰襄駕也上駕者言為眾馬之最良也家大人曰鄭以上襄為眾馬之最良則上襄二字意不相屬子謂上者前也上襄猶言前駕謂竝駕於車前即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鴈行謂在旁而差後如鴈行然即下章之兩驂如手也上襄與鴈行意正相對若以上襄為馬之最良則與鴈行迥不相涉矣古者上與前同義易言上古謂前古也孟子言上世謂前世也禮記言扱上社謂前社也問魯呂氏春

秋安死篇曰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高注上猶前也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上下即前後也

邦之司直

羔裘篇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毛傳曰司主也正義曰一邦之人主以為直家大人曰直謂正人之過也襄七:left傳曰正曲為直杜注曰正人曲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直己而不直人謂正己之過不正人之過也孟子滕文公篇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謂正墨者夷之之過也趙注云直言爾雅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謂切正朋友之過也小雅伐木箋引此而釋韓子人主篇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謂正夫差之過也主正人過則謂之

司直淮南主術篇湯有司直之人高注曰直不曲也失之呂氏春秋自知篇作湯有司過之士漢書百官公卿表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是也襄二十七年傳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是邦之司直主正人過之明證正義失之

遵大路兮 次章

遵大路次章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讒兮不逮好也家大人曰此章路字當作道與下文手讒好為韻道猶路也變文協韻耳若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也若蒙上章遵大路之文則與下三句韻不相協凡詩之例次章

第二句第四句變首章之韻而第一句不變韻則第三句亦不變韻若兔置次章之肅肅兔置仍與赳赳武夫為韻小星次章之嘒彼小星仍與肅肅宵征為韻是也若次章全變首章之韻則第一句先變韻而下三句從之若終風次章之終風且霾與來來思為韻相鼠次章之相鼠有齒與止止俟為韻其變韻皆自第一句始也此章下三句既變韻則第一句亦當變韻否則自亂其例矣

宜言飲酒

女曰雞鳴篇宜言飲酒箋曰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正義曰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有別也家大人曰此承上宜之而言宜亦當訓為有猶弋言加之承上弋鳧與鴈而

言也不當上下異訓毛於上宜之訓宜為看則此句宜字亦為看可知爾雅宜看也李巡注曰宜飲酒之看正義引是宜言飲酒之宜訓為看矣蓋毛詩說本如是當從李巡

知子之來之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引之謹案來讀為勞來之來爾雅曰勞來勤也言知子之恩勤之我則雜佩以贈之也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故采薇序云杖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是古者謂相恩勤為來此言來之下言順之好之義相因也箋讀來為往來之來疏矣

子之還兮

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毛傳曰還便捷之貌韓詩作嬾云好貌家大人曰韓詩說是也二章子之茂兮毛傳曰茂美也三章子之昌兮毛傳曰昌盛也箋曰佼好貌唱茂皆好則嬾亦好也作還者假借字耳說文嬾好也義本韓詩廣雅同好貌謂之嬾猶美玉謂之璿矣

漢書地理志曰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顏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言往適營邱錢氏荅問曰營為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涂出其後昌邱即此詩之昌與家大人曰齊詩說以營為營邱非也凡詩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皆連邱字言之無單稱上一字者營本作嬾嬾昌茂皆好也作還

作營者借字耳錢曰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

為山背山為公是營即環也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若以子之營為子適營邱則下文子之茂兮子之昌兮皆不可通矣錢以茂與昌為地名又以昌為爾雅之昌邱皆非也地名昌邱不得但謂之昌且鄭風又言子之丰兮子之昌兮矣豈得亦以丰昌為地名乎

揖我謂我儂兮

揖我謂我儂兮毛傳曰儂利也韓詩作媵云好貌家大人曰韓詩說是也二章言好三章言臧臧與好同義則媵亦同也廣雅媵好也義本陳風澤陂篇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毛傳曰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媵是其證也作儂者聲近而借耳說文髣髮好也詩曰其人美且髣髣與媵義亦相近

其魚魴鰈

敝笱篇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毛傳曰鰈大魚箋曰鰈魚子也魴也鰈也魚之易制者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是鰈為大魚也傳以鰈為大魚則以大為喻箋以鰈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為喻且魴非極大之魚與鰈不類故易傳以為小魚易制引之謹案孔叢子偽書不足為據傳鰈大魚當作魴鰈大魚下章傳曰魴鰈大魚此亦當云魴鰈大魚寫者脫去魴字耳或曰傳當作鰈魚無大字案經云其魚魴鰈則鰈之為魚已明何須又言鰈魚乎或說非魴也鰈也魚之形體差大者故曰大魚非必盈車之魚而後謂之大也下文其魚魴鰈傳曰魴鰈大魚或曰當作鰈魚非是幽風九罭篇九罭之魚鱒魴傳

曰鱒魴大魚也皆謂形體差大之魚曷嘗有其大盈車者乎鰈

之形狀傳注無明文以聲近之字求之蓋卽鮠也爾雅鮠郭
 注曰今鱣魚侶鱣而大陳藏器本草拾遺曰鮠魚侶鯉生江湖
 閒今揚州人謂之鱣子魚聲如混或如袞鮠與雲爲韻當讀古
 魂反鮠郭璞音胡本反見爾雅釋文二字聲相近今音見匣二母古多相通故鮠鮠不分
 蓋鮠或作鰓後人失其讀因分以爲二耳說文鰓魚也鮠字魚也已誤分
 又作鰓潘岳西征賦弛青鰓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徽蓋鮠有青
 白二色青者謂之青鰓鰓與鰓古正同音是晉世方言猶謂鮠
 爲鰓也鮠爲魚名故與魴鱖並列若以爲鰓鮠之鰓則鰓爲魚
 卵見內則鄭注尙未成魚不得云其魚魴鰓矣且魚卵無入笱中之
 理何爲因做笱而詠之乎鄭說失之

抑若揚兮

猗嗟篇抑若揚兮毛傳曰抑美色正義曰揚是頽之別名抑爲
 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引之謹案抑與懿古字通小雅十月之
 父箋云抑之言噫釋文抑徐音噫大雅瞻卬篇懿厥哲婦箋云
 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是抑卽懿
 也楚語作懿以自傲章注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之曰抑
 爾雅懿美也故傳以抑爲美色重言之則曰抑抑大雅假樂篇威儀抑抑傳曰抑抑美也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毛傳曰選齊貫古亂反中也箋曰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古患反習
 也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箋以
 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中之上選也家大
 人曰毛說是也史記平準書曰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
 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選是選與齊同義字亦作撰賈子等齊

篇曰撰然齊等是也樂記曰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
進退得齊焉謂舞者之齊於樂節也鄉射禮不貫不釋鄭彼注
曰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筭也是貫與中同義卽上章所云終
日射侯不出正也善舞者齊善射者中故曰舞則選今射則貫
兮若以選爲上選貫爲貫習則舞亦可稱貫習射亦可稱上選
轉覺其泛而不切矣

行役夙夜無寐

魏風陟岵篇行役夙夜無已行役夙夜無寐引之謹案寐讀爲
沫無沫猶無已也楚辭離騷曰芬至今猶未沫招魂曰身服義
而未沫王逸注竝云沫已也作寐者假借字耳

爰得我直

碩鼠篇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毛傳曰直得其直
道引之謹案詩言直不言直道此詩是國人刺其君之重斂使
民不得其所非謂不得其直道也直當讀爲職職亦所也哀十
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五子胥傳作固
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
漢書景紀曰令亾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寃失職使者以聞宣紀
曰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
所亦謂之得職管子版法解曰聖人法天地以覆載萬民故莫
不得其職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
得職顏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職直古字通故脯五職之職

又作植

鄉射禮記薦脯用籩五職注今文職或作植

羊舌職之職又作殖

左傳宣十五年羊舌

職說苑善說赤埴之埴又作戩禹貢厥土赤埴墳脂膏臄敗之篇作羊舌埴

子有廷內 洒埴庭內

唐風山有樞篇子有廷內弗洒弗埴引之謹案一章之衣裳車

馬二章之廷內鍾鼓皆二字平列字各為義廷與庭通庭謂中

庭內謂堂與室也序曰有朝廷不能洒埴朝謂路寢廷謂路寢

之庭也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曰正內路寢夏小正傳

曰燕操泥而就家人人內此皆兼堂室而言之者也有專謂

室為內者明堂位正義引尚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

廣以二為內五分其內以一為高韓子內儲說篇曰燕人李季

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史記封禪書曰有

芝生殿房內中淮南衡山傳曰閉太子使與妃同內褚少孫續

外戚世家曰女匱內中牀下列女傳節義傳曰兄子與其己

子在內中漢書武帝紀曰甘泉宮內中產芝顏師古注內中鼯

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內論衡別通篇曰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

為內內中所有柶匱所贏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

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吉驗篇曰光武帝生於濟陽宮後殿第

一內中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廷內謂庭與堂室非謂庭之

內也內則曰灑埴室堂及庭弟子職曰凡拊之道堂上則播灑

室中握手是灑埴之事尤重堂室豈有言庭而不及堂室者乎

大雅抑篇洒埴庭內義與此同正義曰洒埴室庭之內非也毛

鄭皆未解廷內二字故具論之

絜衣朱襮 從子于鵠

家大人曰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絜表朱遊戲
 泉沃其文皆出唐風揚之水篇衣絜表朱即絜衣朱襮襮之為
 言表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臣請為襮高誘注曰襮表也廣雅新
 序節士篇作臣請為表班固幽通賦單治裏而外凋張脩襮而
 內逼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易林訓襮為表與毛詩異殆本於三
 家與其遊戲泉沃即從子于沃從子于鵠也鵠與泉古同聲若
 定四年春秋之皋鼬公羊作浩油爾雅皋皋瑁瑁樊兗本皋皋
 作浩浩矣浩鵠俱以告為聲鵠之作皋蓋亦本三家也

子兮子兮

綢繆篇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

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引之謹案訓茲為此非傳意也
 嗟茲即嗟兹說文兹嗟也廣韵兹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兹乎司
 空馬管子小稱篇曰嗟兹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
 嗟兹乎我窮必矣楊雄青州牧箴曰嗟兹天王附命下土皆歎
 辭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
 通解續引尚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
 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兹同
 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兹乎也故傳以子兮為嗟兹箋謂子
 兮子兮斥娶者始失其義其注尚書大傳又曰子成王也案嗟
 子乎乃諸侯之辭諸侯之於天子豈得稱之為子哉斯不然矣

王事靡盬

鴉羽曰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小雅四牡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杜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采薇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

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杜曰王事靡盬繼嗣我日又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北山鴉羽傳曰盬不攻致也箋曰我迫王事無

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采薇北山箋同案毛鄭皆讀盬為良盬之盬故曰不攻致

革窳楷楊倂注曰楷不堅固也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其解乃曰盬與盩字異義同引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為盩穀之飛亦為盩以證盬為不攻牢不堅固之意失其指矣杜

杜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也北山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

父母思已而憂也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王事無不堅固

是以勞苦不息勞苦不息是以不得養父母王事靡盬之下須先述其勞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能藝稷黍云云始失之迂矣

今案盬者息也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有止息也王事靡息故不能藝稷黍也王事靡息故不遑啟處不遑將父母也王事靡息

故我心傷悲也王事靡息故繼嗣我日也爾雅曰棲遲憩休苦息也苦讀與靡盬之盬同周官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苦為

盬謂出鹽直用不凍治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為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

之功也高注曰苦讀如盬會之盬不精至也是盬與苦通良盬之盬通作苦猶靡盬之盬通作苦也解經者於詩之靡盬則訓

為不攻致不堅固而不知其即爾雅苦息也之苦於爾雅之苦

是書經解 卷三頁四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息也則誤讀為勞苦之苦而不知其卽詩之靡盬郭璞注爾雅勞者宜止息乃不蓋古字之假借在漢人已有不能盡通其義者矣

人之為言

采芴篇人之為言苟亦無信箋曰為言謂為人為善言以稱薦之釋文曰為言于偽反或如字本或作偽字非正義曰人之詐偽之言君誠亦勿得信之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詐偽類引此亦作偽言引之謹案正義說是也序曰刺獻公好聽讒則人之為言卽民之譌言也說文曰譌譌言也從言為聲詩曰民之譌言今小雅沔水正月竝作民之訛言沔水箋曰訛偽也言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正月箋曰訛偽也人以偽言相陷入晉

語曰偽言誤眾是其義也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譌偽月令作為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為為詐偽定十二年左傳子偽不知釋文偽作為則為偽譌三字古竝通用此箋謂為人為善言始失之迂矣

奉時辰牡

秦風駟騶篇奉時辰牡毛傳曰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曰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引之謹案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人文略同彼謂獸人獻獸以供膳四時各有所宜此謂虞人驅禽以待射必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然則辰牡非謂時牡也辰當讀為慎周官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鄭注曰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豸獻肩于公一歲為豸二歲為豨三歲為特四歲為肩

五歲為慎元謂慎讀為慶爾雅曰麋牝曰麋以上周官注案慎為獸

五歲之名非牝麋之名也慎即此詩辰牡之辰凡字之從真聲辰聲者往往通用故後鄭讀慎為慶大祝振祭

用故後鄭讀慎為慶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為慎亦其例也五歲為慎獸之最大者故下文

曰辰牡孔頊也縱犯特肩慎皆見詩一歲為縱以下蓋三家詩說也

有紀有堂

終南篇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傳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

引之謹案終南何有設問山所有之物耳山基與畢道仍是山

非山之所有也今以全詩之例考之如山有榛山有扶蘇山有

樞山有苞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山有薺薇南山有臺北山有

萊凡云山有某物者皆指山中之草木而言又如邱中有麻邱

中有麥邱中有李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園

有桃園有棘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柎山有漆隰有栗阪

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楊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傳曰駮如

豹錢氏曉徵答問曰詩中山有隰有對舉者皆草木之類此六駮必草木之名非獸名也釋木云駮赤李謂李之子赤者也其

即詩之六駮乎山有苞棣隰有樹椹墓門有棘墓門有梅南山有臺北

山有萊南山有桑北山有楊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

山有柎南山有枸北山有楸凡首章言草木者二章三章四章

五章亦皆言草木此不易之例也今首章言木而二章乃言山

則既與首章不合又與全詩之例不符矣今案紀讀為杞堂讀

為棠條梅杞棠皆木名也案爾雅曰杜赤棠白者棠杜赤棠釋詩有杜之杜白者棠正釋有杞有棠

也紀堂假借字耳左氏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羊穀梁並作紀侯三年公會杞侯於郕公羊作紀侯廣韻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堂字注引風俗通曰堂楚邑大夫五尚為之其後氏焉即昭二
十年棠君尚也棠字注曰吳王闔閭弟夫概奔楚為棠谿氏定
四年左傳作堂谿楚辭九歎執棠谿以荆蓬兮王注曰棠谿利
劍也廣雅作堂谿史記齊世家索隱引管子棠巫今管子小稱
篇作堂巫是杞紀棠堂古字並通也凡毛詩之字類多假借故
韓詩透地透地毛詩透地作委蛇韓詩于嗟負今毛詩負作洵
竹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考白帖終南山類引詩正作有杞有

棠唐時齊魯詩皆亾唯韓詩尚存則所引蓋韓詩也 柳宗元終

碑曰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梅
秦風詠焉宗元以紀堂為終南之物產則是讀紀為杞讀堂為
棠蓋亦本 且首章言有條有梅二章言有紀有堂首章言錦衣
韓詩也

狐裘二章言敝衣繡裳條梅紀堂之皆為木亦猶錦衣敝衣之
皆為衣也自毛公誤釋紀堂為山而崔靈恩本紀遂作杞此真
所謂說誤於前文變於後者矣

衡門之下 墓門有棘

引之謹案陳風衡門篇衡門之下毛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
陋也墓門篇墓門有棘傳曰墓門墓道之門此皆緣詞生訓恐
非其本旨也門之為象縱而不橫若謂橫木而為門於其下則
又不得謂之橫門矣前有東門之枌後有東門之池東門之楊
竊疑衡門墓門亦是城門之名墓門有棘墓門有梅猶言東門
之枌東門之楊耳襄三十年左傳晨自墓門之瀆入杜注曰墓
門鄭城門此墓門蓋亦陳之城門若魯有鹿門 左傳襄二
齊亦有鹿門 昭十 齊有揚門 襄十 宋亦有揚門也 昭二十
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
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
有棘有鴟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據王注曰過陳之墓門則墓

門爲陳之城門可知猶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於列女傳
蓋三家詩中有此說也

歌以詵止

毛鄭詩考正曰陳墓門二章歌以詵止

今本止詵作之戴氏聲韻考曰廣韻六至諄字

下引詩歌以諄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爲語辭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者韻下用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思思詵作息與此處止詵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得此正之尤稽古所宜詳覈引之案唐石經止字已詵作之釋文有詵之二字之字蓋亦後人所改今考續列女傳載此詩之證詵乃諄字文正作歌以詵止與廣韻所引合是古本作止之證

轉寫之詵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爲諄諄音碎故與萃韻詵音信問也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屈原賦離騷篇蹇朝諄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諄予不顧又爾雅諄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則郭本諄不作詵明矣今轉寫亦詵張衡傳思元賦

注引爾雅仍作諄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諄音信徐息悻反蓋

於諄詵二字未能決定也引之謹案詵非詵字也詵古亦讀若

諄小雅兩無正篇莫肯用詵與遐遂瘁爲韻張衡思元賦慎寵

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安詵與內對爲韻左思魏都賦翩翩黃

鳥銜書來詵與匱粹溢出秩器室莅日位爲韻則詵字古讀若

諄故墓門之詩亦以萃詵爲韻於古音未嘗不協也

學記多其詵或爲訾訾詵字古讀若

諄聲與訾相近故通 詵諄同聲故二字互通兩無正箋詵告

也釋文曰詵音信徐息悻反與墓門釋文同大雅皇矣篇執詵

連連釋文曰字又作諄王制以詵馘告釋文曰本又作諄學記

多其詵鄭注曰詵猶問也釋文曰字又作諄爾雅諄告也釋文

曰本又作詵吳語乃詵申胥韋昭注曰詵告讓也說文引作諄

申胥又詆讓日至注曰詆告也莊子山木篇虞人逐而諄之郭象注曰諄問之也釋文曰本又作詆徐無鬼篇察士無凌諄之事釋文引廣雅曰諄問也文選西征賦注引廣雅諄作詆史記賈生傳用屈原賦詆曰索隱曰詆劉伯莊音素對反周成解詆音粹漢書賈誼傳詆作諄李奇曰告也又賈誼傳立而諄語張晏曰諄責讓也賈子時變篇諄作詆楚辭九歎詆九魁與六神王逸注曰詆問也一本作諄漢書敘傳幽通賦既諄爾以吉象兮文選諄作詆李善注引爾雅曰詆告也後漢書張衡傳思元賦占水火而妄諄文選諄作詆舊注曰詆告也傅毅傳迪志詩曰先人有訓我詆我誥凡此者或義為諄告而通用詆或義為詆問而通用諄爾雅詆言也郭注曰相問詆玉篇廣韻並曰諄言也爾雅作詆玉篇廣韻作諄則爾雅別本有

作諄者諄詆同聲故也廣韻諄雖遂反讓也諫也告也問也集韻諄或作詆通作諄諄諄詆詆同聲故同訓為問也說文楚人謂卜問吉凶曰敷讀若贅廣韻又雖遂切與諄同音敷之為問猶諄之為問矣惟其同聲是以假借又可盡謂之諄字乎考正之說殆疏矣釋文引韓詩曰詆諫也則告也釋文曰本又作詆則今本作詆非轉寫之諄詆俱有碎音何以見郭璞音碎之必非詆字乎古人引書不皆如其本字苟所引之書作彼字所注之書作此字而聲義同者則寫從所注之書離騷云朝諄故王逸引詩亦作諄張衡傳云妄諄故李賢引爾雅亦作諄非詩與爾雅之本文作諄不作詆也續列女傳載墓門之詩正作歌以詆止

猗儺其枝

檜風隰有萋楚篇隰有萋楚猗儺其枝毛傳曰萋楚鈹弋也猗儺柔順也箋曰鈹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引之謹案萋楚之枝柔弱蔓生故傳箋並以猗儺為柔順但下文又云猗儺其華猗儺其實華與實不得

言柔順而亦云猗儺則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篇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辭九辯曰竊悲夫蕙華之會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曰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為盛貌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七諫曰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九歎曰結桂樹之旖旎兮王注竝曰旖旎盛貌

一之日 二之日

幽風七月篇一之日盛發二之日栗烈王介甫詩說曰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夔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

生者氣之先至者也

見困學紀聞卷一

引之謹案此襲侯果之謬說也

侯果說易七日來復以為七月而引此詩一之日二之日以為呼月為日之證不知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

孔氏正義說之甚明特以上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省月字

耳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蒙上四月秀夔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穉而省月字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

四之日其蚤蒙上九月築場故一二之下皆加之字以別之明

是月中之日非謂月為日也復之七日與震既濟之七日皆謂

從朝至莫之日亦非謂七月為七日也

辯見本條下

介甫可謂不善

讀易又不善讀詩者矣若云四月秀夔因陰始於是月而稱月

則十月亦當為陽所自始經之十月隕穉何以不稱日而稱月

乎蠶月條桑三月事也是月五陽決一陰非陰氣先至之月矣

茵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灑灑淮南汜論篇綵麻索縷高誘注
曰索切也切與紉同謂切撚之使緊也是索為糾繩之名也廣
雅釋器曰絢繩索也此謂繩索字或作緇小爾雅曰緇索也方言曰
車紉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之間或謂之曲絢郭璞注曰絢
亦繩名引詩曰宵爾索絢是絢為繩也爾雅訓絢為絞者絞亦
繩也急就篇曰纒緇繩索絞紡纏哀二年左傳絞縊以戮杜注
曰絞所以縊人物墨子尚賢篇曰傳說被褐帶索辭過篇曰古
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芟芟與絞同是絞亦繩也方言緇
關之東西或謂之緇或謂之絞絞通語也郭注曰謂屨中
絞也義與繩謂之絞同說文箋竹索也義與絞亦相近箋曰
夜作絞索則是以索為繩索之索爾雅訓絢為絞而郭注曰糾
絞繩索則是以絞為糾絞之絞胥失之矣

亦孔之將

破斧篇亦孔之將毛傳曰將大也家大人曰大與美義相近廣
雅曰將美也首章言將二章言嘉三章言休將嘉休皆美也將
臧聲相近亦孔之將猶言亦孔之臧耳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四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旗籍修信南海桂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皇清總角 卷三頁四

皇清總角



